

明宗大王實錄

第十一之二

017924  
109



194264

6.8.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一

六年<sup>大明嘉靖三十年</sup>正月己丑朔 上御思政殿行進豐呈禮又賜東

西班二品以上及承政院弘文館兩司兵曹都摠府入直官藝

文館上下番宴于勤政殿西庭○成均館生負等上疏請勿復

兩宗禪科不允

庚寅兩司啓勿復兩宗禪科四啓不允○成均館生負等上疏請

勿復兩宗禪科不允

辛卯兩司啓勿復兩宗禪科四啓不允成均館生負等上疏請

勿復兩宗禪科不允○弘文館上劄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

壬辰兩司啓勿復兩宗禪科四啓不允○成均館生負等上疏請

勿復兩宗禪科不允

癸巳成均館生負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弘文館上

劄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日微暈

甲午 上觀傳 永寧殿 宗廟春享大祭香祝○兩司啓勿

復兩宗禪科四啓不允○成均館生負等上跡請勿復兩宗禪

科予允○以李戡為弘文館修撰

史臣曰戡市井無賴一姦邪小人也。不學無知，奢侈驕縱，唯以趨附春年得躋顯列。以如此之人置諸顧問之地，將何以輔養君德乎？

乙未兩司上疏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成均館生貞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弘文館上劄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夜月微暈

丙申 上召對○兩司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三啓不允○成均館生貞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夜白虹貫月月暈兩珥色白冠色白

丁酉 上召對○弘文館上疏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成均館生貞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兩司上劄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夜月微暈

戊戌傳曰：昨昨日變非常，考諸天人祥異書及文獻通考，則屬兵氣大抵亥年例有邊釁云。其令備邊司兵曹同議將帥可當

之人啓之○兩司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三啓不允○上御夕講○弘文館上劄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成均館生貞等上疏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

己亥 上御晝夕講○兩司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三啓不允○成均館生貞等上疏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日微暈兩珥色白夜月暈色內黃外白

庚子 上御晝講侍講官尹玉曰臣聞監司守令頗有尊僧而不能禁制僧徒恃勢恣行無忌兩宗之命未成而尚且如此其弊何可當也近有言佛之可崇者是亦逢迎 上意而然也

史臣曰前有金禹錫後有朴雲者為勸佛之疏禹錫以文科出身官至副正雲托名儒者之籍豈不知異端之不可崇信哉知 上之所好在於此希望逢迎猶不知恥是以上之吁尚不可不慎苟有所偏必有阿順之人贊助而成矣

○兩司啓勿復兩宗禪科四啓不允○弘文館上劄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成均館生貞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

○忠勳府都事鄭礪上疏略曰比歲災異連綿非水則旱非旱則蝗蒼生日以困悴而淨業院土木之役經冬未休凍餒之卒樂何其不至於填壑也今又設都監搜括良丁其備慮遠則至矣然家探戶索之際吏緣為姦無所不至得一閑丁而一族一隣之逃散者不可勝紀是騷一國之人心速國之亂也軍額之縮專在於緇流之盛而良丁之無一人閑遊者彌為僇伴倘雇工而投托於宰相品官者彌為書吏而濫屬於政府吏曹者彌為工匠皂隸而冒依於諸司者彌為奉足率丁猥占於吏典者雖無補於公家以其一身則皆有所役而又有文籍令該司及州邑據其案移定正軍則坐可以得數萬之衆何必設局然後可括哉如不得已須以閑丁搜括之局為僧人搜括之局盡刷遊食之徒勒令還俗則民心安定而軍額大增均役之意莫踰於此矣今乃憑此復禪教兩宗之法駭人聽於四方侍從臺諫大學諸生交章論執而天聽邈然○殿下之所與維持邦國唯臺諫侍從與士林而已臺諫非之侍從非之士林亦非之斯

乃一國之公議也 殿下拂羣情強行非道之法臣民莫不失  
望度僧之條雖曰 祖宗之立經國大典之法適當崇信之時  
故偶載於一端非 祖宗經常垂後之法也古昔帝王崇此  
教而亂亡者昭昭往牒以及唐臣韓愈佛骨之表今不必更煩  
即以本朝之事言之 世宗晚年始創內佛堂曾未數歲晏駕  
英陵仍罹否運 廟社幾傾 世廟中興網羅英俊餘事為戲  
開創大伽藍於京城之內諸山佛宇煥然重修而享祚不永  
德宗早捐震闡 睿宗在位未甚供佛之無效至於此而可明  
成宗右文興學思革異教之弊以 貞熹王后尚御慈壺故不  
敢遽止 世廟之制矣惟我 中考恭僖大王未嘗崇奉而身  
致太平垂四十年此 殿下旣明鑑也今於大小寺刹皆立標  
限使人不得出入香火祝釐之使絡繹於道頑僧日益驕縱言  
必稱內旨事必曰本宮此何等政也嗚呼駸彝倫之俗陷無父  
無君之域此臣日夜飲泣而為 殿下深惜者也恭惟我 聖  
烈仁明大王大妃殿下輔養新政光明正大屢降綸音辭旨懇

惻大小臣隣罔不感戴彼女中堯舜之稱宣仁不得專美於有  
宋而唯崇釋一事未能免惑恐為 聖德之大玷也求言之教

雖下而未聞有抗封章直言敢論者豈

殿下誠意之未孚也

臣曩在草土聞一朝臣上疏論事

年前成均館博士梁師紹以  
淨業院事上疏故有是言也

殿下以為有口者皆言國事則國事非矣厭聞拒諫之跡顯於

外由此一言足以杜天下之口也古者諫無官雖工商賤隸皆

得以言之此通下情而採衆論也所言當則豈可以越職而忽

之具壽聃陳復昌近日之任言責者也各據臺諫之長同惡相

濟竟負恩寵其可恃耶臣又見近日大陽奪輝地道不靜氛霾

兩雪北風其涼白虹貫月亦所罕聞恐有陰謀之變乘機而發

隱憂積宵夜不能寐 殿下不念至危至急之勢方且崇瞿曇

之教激士林之怒設搜括之局招百姓之怨興土木之役竭內

需之財拒臺諫之言塞臣下之口非所以鎮安人心也臣亦知

殿下之厭聞也然臣而不言尚誰言哉伏願

殿下亟降自責

之教停淨業之役以其材瓦運用於東宮止度僧之法以其位



田移屬於大學革均役之局使飢寒得以蘇息予以答天譴于以保宗社于以慰臣民幸甚臣義同休戚不忍見宗社之

將危冒百死以聞答曰予之失政朝廷上下論之者多何待一人之疏而改之乎仁壽宮兩宗事今方論執者亦非不足也不

允  
辛丑政院啓曰臺諫廢事已久侍從逐日上劄儒生踰旬伏闕

迄未蒙允臣等居近密之地見物情鬱悶之極不敢不啓答曰啓意予已知悉事若可改則慈殿初豈費言乎○弘文館上

劄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成均館生負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尚震啓曰去十二月自上憂賊僧之滋蔓以復設

兩宗下教仍命承旨依大典施行事捧承傳臣雖驚憫言不敢迫切略舉異教之非以改之自後疑言遂播謂臣有勸崇佛之意臣之平昔所願欲者不至於惡一朝得此名慚懼與俱惘然忘言者久矣第恐所啓之誤騰來啓辭而觀之則良丁避役者無數為僧方今軍額之縮未必不由於此強盜被捉則僧居其

半若無摠制終必有難救之患愚氓等聞奉恩寺僧等時普雨為持

蒙恩妄度自上崇佛為僧者漸多云聖學日明豈有崇信

異教之慮乎愚氓妄動乃至於此帝王累德莫大於崇奉異教

臣等若發議論依大典施行則恐或有害故初未敢啓請云此

其言回啓之辭臣則不能無私故不知此言之必涉於勸行異

教也妄科大臣啓辭不可如臺諫之直斥故其日回啓時摘取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害字以諷微衷未始有勸行之意焉况

臣曾與諸宰相語及僧事輒云義當力諍逮承下教及屢勸行

非人所可忍為然其日不能如救焚拯溺而極言敢諫此則味

引君之道失正救之義雖責免示譴亦不足懲臣之罪若夫苟

悅逢順則非臣之本心近來劄中多指臣過震以事詰闕是日有兩宗之命而不

為力諍以為非大臣臣將何顏復居百僚之長行呼唱而辱名

器哉伏願正救之道故非之聖明特憐臣冒據之難亟適臣職答曰人心嚮嚮

故如是耳不可以人言辭職也勿辭○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

尚震率政府六卿判尹等啓曰伏見殿下自即位以來勤御經

筵學問日就高明中外臣民翹首跂足相望至治而仁壽宮之  
舉羣情皆疑然尚保 聖學高明必不至於崇信邪道也今者  
復兩宗之命出於不意舉國之心固不失望臺諫侍從至于  
儒生伏闕爭論已逾旬月 殿下尚未覺悟牢執不回物情洶  
洶朝野解體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夫  
可懼者在民易失者民心民心一散收之甚艱伏願快從公論  
以安衆心荅曰 祖宗朝雖闢異端不廢此法者有意存焉廢  
朝亂政時廢之其後百弊生焉至於僧徒滋蔓或為盜賊弊將  
難救故今復此法欲救一分之弊耳以此疑上之崇信則未可知  
也不免○兩司啓勿復兩宗禪科三啓不允○上御夕講  
壬寅 上御晝講○成均館生負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  
允○藝文館奉教李銘等上劄其略曰今者在廷之臣將兩宗  
事逾月抗論而 上教常曰予非崇佛欲矯時弊決不可改是  
殿下知恭而猶作之耻過而欲文之一時公論臺諫之責萬世  
實錄史臣之任諫官之直言猶得以拒之史策之公論安可退

悔今 殿下即位未久既設內願之彌又立諸山之標上寺者

禁之役僧者罪之指朴裕慶事 淨業之設兩宗之復相繼而作其汲

汲於異道之跡昭著無疑 殿下雖曰予非崇信其可掩十日

之既視乎臣等猥以無似職忝史局每恐 殿下崇佛之跡難

掩於後世拒諫之實垂於千載不得含默敢叫天閻者也答

曰在近密之地必知予答侍從臺諫之意矣不允○弘文館上

劄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兩司啓勿復兩宗禪科四啓不

允○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率政府六曹東西班二品以

上啓曰昨蒙 聖教曰燕山朝以亂政廢兩宗而 中廟初年

始欲復之因大臣動搖人心之語遂廢而不復云 中廟非不

知 祖宗之法而因燕山之廢而不復者何也此實 祖宗之

疵政燕山雖因亂政而廢之然其廢之者一善也 中廟明知佛

教之為邪能卓然不惑於禍福之說故因其廢而不復之 殿

下以 中廟及正之政猶不若燕山之亂政而必欲復其所以廢

者耶 中廟不廢燕山之一善而 殿下忍廢 中廟度越百

王之善政耶意 中廟一時之臣能導君於無過之地致之於  
百王之上而臣等獨忍陷君於有過之地貽譏於萬世之下乎  
中廟之初政於 殿下之初政也 中廟繼統於大亂之後二  
國之人如出於膏火如解其倒懸尚慮人心之動搖夫人心之  
動搖慘於敵國不可不為之懼也 殿下初年奸臣搆逆亂民  
繼起迪屢而不靖其視 中廟之初年為如何也 殿下猶不  
恤臣等之忠言以兩宗之復謂足以鎮人心而祛百弊此臣等  
之所以寒心也 聖教又曰此法一廢百弊俱生所謂百弊者  
何事耶惟慮僧徒之滋蔓欲崇其教而止之正所謂抱薪而救  
火者也至於軍丁之減縮臣等之罪而有司之責也夫堯舜聖  
人也尚須弼直之言 殿下冲年嗣服德化未孚辰必欲惟予  
言而罔予違上拂天心下失人望上拂天心故白虹貫月霧塞  
地震以示陰盛之變下失人望故儒士言之臺諫言之侍從言  
之宰臣言之舉國汹汹而 殿下邈然不察此臣等之所以痛憫  
而流涕者也至以為堯以人言改之初豈幾此言也是孔子所

謂一言喪邦之歸而非大舜舍己從人之意也伏願亟從公論以快人心答曰非為無端而欲復此法也僧徒滋蔓良丁日縮故欲矯一分之弊非惑於異教而崇奉之也連源等三啓不允癸卯成均館生真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弘文館上劄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兩司啓勿復兩宗禪科三啓不允○成均館大司成周世鵬上疏曰臣伏以佛者本西域五印度之一醜教耳古昔盛時如唐虞三代以前未嘗有也逮德下衰王者之跡熄然後始流入中國其禍滔天於是歷代赤心之臣愛其君父者奮不顧身各揭殷鑒號泣而陳縷臆白昭昭俱載史策千載之下不可誣也伏惟 殿下天縱生知道究精一凡所施為動慕堯舜恥與三代並也文明之會千載一時臣常以為唐虞之治可目見於今日也况於釋氏禍福之說豈有一毫崇信及復禪教二宗初聞不覺流涕失聲道路皆云佛將興儒將衰興天圓覺將復立帝井喧騰達于四境國史書之野史記之天下後世謂 殿下何如也臣螻蟻微悃久侍經幄亦知

殿下至聖豈惑於佛而復兩宗也誠憫飢饉之氓轉于溝壑流  
為盜賊為黔黎權復禪科作為僧統以杜絕緇髡之為賊也然  
而帝堯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居文先施四窮一國亦大化當  
是時不知有佛寧有兩宗今也欲弭盜賊而反復立僧科以開  
遊食者歸依之門又從以搜括其苦役者而驅之是無異教猱  
以升木故臣以謂和萬邦化一國在於仁政而不在于統僧實  
四圍保一區在於安集而不在于括丁盡亦反其本矣夫佛有  
大惡無小善而殿下欲科而寵之藉以為治恐非堯舜和萬  
邦文王化一國之本也然則設使復立兩宗盜賊決不可弭邊  
圉決不可完而異端一興未易攘除吾道一衰未易尊闡譬如  
荆棘剪而不去譬如芝蘭種而不榮曾謂欲榮芝蘭而可以培  
荆棘乎陰盛陽微安危之幾間不容髮豈不深可懼哉世之阿諛  
自謀誤人家國者必曰佛能使人壽福皆如其意嗚呼誠使佛  
能壽福於君父則歷代忠臣孝子讀聖賢書者當先佞佛為君  
父祈壽福之不暇何必逆鱗而力排之也昔孟子拒楊墨自擬

其功於神禹蓋楊墨之害甚於洪水也其在楊墨猶然况甚於  
楊墨者乎朱子曰邪說害正人人得以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  
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不必士師臣以無似濫叨國學  
之長若坐視人類胥淪於禽獸而不為 聖明涕泣而直諫焉  
則是下以舍臣平生之學上以負 殿下殊遇臣雖愚陋亦  
知其不忍也伏願 殿下回乾坤之量先察堯言如日月之蝕  
勿吝湯客亟收成命以快物情答曰自廢禪科之法僅徒日熾  
弊將難救勢不得已復立也不久

史臣曰世鵬性本好學無書不讀白首不怠其為外任也必  
先以興學養材為急務而致力焉今為師表之長亦出於上  
意之眷顧今此疏辭勤懇激切有非他人論啓之比矣

○左議政沈連源等率二品以上四啓兩宗禪科勿復事不允

甲辰政院啓兩宗禪科勿復事不允○左議政沈連源等三啓  
兩宗禪科勿復事答曰大臣如此論執予甚未安 慈殿欲矯  
一分之弊勢不可得請姑自思之連源等啓于 慈殿曰臣等



將兩宗事累日論啓而不能止者豈有他意哉伏見 聖上以  
天縱之資勤日就之學臣等遭逢有為之主期致無過之地皆  
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其欲繡縫贊揚者寧有極乎况  
在 慈殿胎既教之以正蒙既養之以正則其終始輔佑以正  
必欲啓後而光前者亦豈有極乎一國臣民之屬望者方在於  
此而兩宗之命出於一朝衆心惶惶莫不解體此豈 聖慈之  
本意乎近因國有厄運中廟 二聖禮陟 仁廟歲且不登生民艱苦莫甚  
於此時必有奸人如音雨 之類乘此而投隙以時和歲豐歸之於崇  
佛斯言一出倘或信此而乃至於是乎此雖感於愛民一念然  
若果崇佛而致時和歲豐則臣等先白之矣古者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為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之時與古異矣  
去將安去止將何事其勢必欲盡其責則必盡其言必欲盡其  
職則當盡其道斯乃愛君憂國之至情何至於束縛之哉臣等  
俱以無狀在雷霆之下豈無惶懼之心哉然見此安危之機義  
不可緘默而退伏願亟從公論無使衆職至於以廢幸甚若曰

自上非惑於異教而欲其時和歲豐也只欲矯國弊而已兩宗  
復立之事於主上不係焉皆予之責也不允○兩司三啓勿復  
兩宗禪科事不允○弘文館上疏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又  
上劄不允○成均館生真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  
議政府舍人尹奎率六曹郎官上疏略曰異端崇奉之失朝廷  
上下論之已盡何待臣等之言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然而從  
諫以興復諫以亡實萬世不易之理也臣等請為 殿下流涕  
而陳之耳目之官踰月叩閤韋布之士經年伏闕以至廟堂碩  
輔帷幄重臣抗章廷諍則是國人皆曰不可而 殿下蠱惑踰  
甚施訑訑之色而重自是之累高藐藐之聽而益逆耳之失時  
和歲豐之說適足欺萬世之愚蒙增兵統僧之教不過為推一  
國之公論嗚呼自聖之證已著矣拒諫之幾益見矣臣等復何  
所言第念我 中宗大王從善如不及納諫如轉環寺刹不載  
於地志者撤毀之兩宗之號大禪者革罷之其所以崇儒道闢  
異端無所不用其極肆 中宗之享國三十有九年今 殿下

答大臣之啓批臺諫之章必諉之以 祖宗祖宗之法可法者  
多矣何必效尤而重 先王之過乎 祖宗之治休明隆盛而  
猶有憾者以其有疵政也又何必捨 中宗之聖明而法 祖  
宗之疵政乎此尤臣等之所未解也伏願 殿下博問左右之  
僉同廣採國人之皆曰快從公論亟收成命則其過也如日月  
之食人皆仰之矣答曰不允之意已盡言之○夜月有食之既  
乙巳政院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左議政沈連源等率東  
西班堂上以上五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兩司四啓勿復  
兩宗禪科事不允○弘文館四上劄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  
○成均館生真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議政府舍人  
尹釜等上疏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  
丙午推刷都監啓曰良丁搜括都監已設矣但正當窮春民間  
亦甚騷擾請姑停之以待早穀成熟何如傳曰年年凶荒民甚  
飢困待秋為之可也○左議政沈連源等率堂上以上官三  
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兩司三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

弘文館三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傳曰砥平龍門寺江陵月  
淨寺則自 祖宗朝立標以禁之今亦因舊而不禁其標矣聞前  
年有數處立標云故即令禮曹及內需司禁之矣見近日所奏章  
劄則禁標之立遍滿山野云其問于所聞之人而啓之自上當  
禁革之○承文院判校沈逢源等上䟽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  
藝文館奉教李銘等上劄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弘文館上  
䟽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通禮院左通禮盧漢文等  
上䟽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成均館生貞等上䟽請勿復兩宗  
禪科事不允○議政府舍人尹釜等上䟽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  
丁未政院再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左議政沈連源等率  
百官啓曰兩宗不可復立之意大小臣僚累日論執而迄未蒙  
允物情不勝惜鬱若不快從則大有累於 聖德今日百官齊  
會于闕庭衆意如此不可不從三啓不允○兩司啓勿復兩  
宗禪科事不允○上引見左右相及兩司弘文館長  
官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 慈殿曰以兩宗事朝廷累日

論執自上甚為未安今者非敢崇信異教邇來國運迤邐

大王相繼賓天而加以連歲凶歉民生日困予以薄德與於國

政饑饉荐臻災變連仍言念至此不覺喪心百計思之欲矯一分

之弊而復立兩宗耳僧徒日繁軍額日減寺刹為盜賊之藪不

可一朝驅迫僧徒盡令還俗若有統領則不得滋蔓矣 祖宗

朝亦非崇佛而不廢兩宗者只欲救弊耳予非崇信佛教亦非

主上所與知也若可改之事則雖不至此論執豈不即從乎當

今之責萬世之譏皆在於予予不顧一身欲救一時之弊與其

置之度外而民皆為僧曷若禁防而使有統領以救其弊乎徒

以為異端而斥之未便守令貪暴剝生民民之為僧職此由

也 成宗朝立部民告訴之法而自是之後守令不廉者恣行

無忌欲矯此弊而弊已痼也亦未果焉沈連源曰如小臣不德

之人忝在相位故災變不絕如白雪上蝗年運凶荒民困賦役

皆入緇徒廣詢設策豈無其道而立異教使有統領以杜為僧

之路乎前日雖無兩宗民之避役者尚皆為僧今若如是則其

勢益張而難禁矣。祖宗朝則因前朝弊習而不能卒革也。非  
後世遵守之法也。中宗朝盡革其弊為事實多。聖學日就  
高明朝野顯望至治而治化未孚先示異教舉國臣民不勝憫  
鬱帝王之治豈借力於佛氏而致之乎若以此而可以救弊則  
豈敢如是論執乎。慈殿曰非欲借力於佛氏以治國家也僧  
徒滋蔓已極百爾思之救弊之策不可不為故不可更改也。入  
侍之臣各陳不可復立兩宗之意反覆不已。慈殿曰予意已  
定終不可改故今日敢言予意於朝廷矣。○兩司啓勿復兩宗  
禪科事答曰長官悉聽。慈教別無可言。三啓不允。○弘文館  
啓勿復兩宗禪科事答曰長官悉聽。慈教別無可言也。四啓  
不允。○領議政李芑病未詣闕上疏論兩宗不可復之意不允。  
史臣曰前此唱為復兩宗之說以鼓動邪議者芑也。而至於  
今日又上諫止之疏非不知前後之異其言也只緣人心之憤  
鬱公論之激發假託正論以附時議其計譎矣。閑丁推刷  
之議專為芑之多占私伴而略不知愧乃反止之時人莫不

笑其無識

○成均館生負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

戊申政院啓兩宗事傳曰昨日引見時 慈教丁寧爾等聽之

矣雖啓之終年徒為騷擾而已終不能得請矣○左議政沈連

源等率百官啓兩宗事答曰卿等論執期於得請若他日事事

皆強之則豈其可乎萬一有小人出則不無脅逼君上之弊矣

不允四啓不允○兩司四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弘文館

六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藝文館上劄言勿復兩宗禪科

事不允○司憲府監察柳胤宗等上疏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

允○成均館生負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

史臣曰粉袍之徒為吾道抗疏三十餘章不得蒙允辭退之

意見於疏中悲慘之情發於言表吾道異端盛衰興喪將自

此判矣

○日微暈

己酉政院啓勿復兩宗禪科不允○兩司四啓勿復兩宗禪科

事不允○弘文館五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左議政沈連

源等率百官三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時三公令百官曰明

兩宗事奉常正閔釜詣廷會言曰飲福大禮也然事有緩急兩

宗之事實係消長安危之機明日諸相雖起飲福所奉等當直

請閣下言甚切至又有內資正朴世茂屬聲色揚言于朝曰居

大臣之位者當抑邪扶正匡救君過而昧於緩急舍此適彼可

謂寒心聞者悚嘆○成均館生負等上疏曰臣等上不能格君下不能

衛道號泣之懇非不切眷戀之懷非不深而君心已感忠言終

不能入異端既盛吾道決不可救則信乎命之窮矣痛哭何為

甘心遠引以身殉道顧以何顏冒居國庠徒費國廩乎寧終為

殿下南畝之氓不願為殿下首善之士也伏願殿下恕其

狂妄焉答曰祖宗朝豈無儒者而有此法乎此法流行已久

有害於吾道未之聞也今者雖復舊章專治吾道則有何害乎

爾等何至於此極乎其更思之○是日大學儒生拜辭聖廟空

館而去成均館官負以啓傳曰闢異端儒者之事然不可以爾

等之言為從不從也其就館而盡言其所欲言之懷以此諭之

○成均館司成南應龍等上疏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校



書館著作陸大春等上疏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司憲府  
監察柳胤宗等上疏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藝文館上劄  
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

庚戌政院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知成均館事申光漢等  
啓曰奉命往成均館招領袖儒生諭之則答曰既已散去豈以  
長官之招而就館乎且廟庭齋舍間無人聲至為慘然且聞儒  
生散去之時皆泣辭先聖云大抵天地無元氣則不得為天地  
國家以士氣為元氣無士氣則殆矣自 上勿以此為尋常焉  
傳曰儒生至於空館予豈安於心乎但不可以儒生空館而更  
改國政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予命就館則當就之卿等更加  
開諭使之就館○右議政尚震率百官三啓勿復兩宗禪科事  
答曰予之不感於異教大臣皆知之宰相累日論執百事皆廢  
深為未安 慈殿以此至於廢膳予意尤為未安臺諫侍從論  
之已極宰相則弊亦不可不慮此事決不可改不允

史臣曰 慈殿於 大幾有三從之道無專制之義自 上

每以慈教為辭已為憫鬱今又以廢膳未安欲抑止羣情上意所在尤未可知也果若廢膳猶當以理力陳豈可知其不可而牽制強從誤國家大事也

○弘文館五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兩司三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遂辭職而退傳曰今即牌招臺諫言之曰予今崇佛則朝廷如是啓之當矣只為國弊而欲矯之耳豈以臺諫辭職而改之乎兩司承命訥闕仍啓曰臣等受言責而失職任不可就職遂辭退○藝文館上劄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奉常寺正閔荃上疏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成均館司成南應龍等上疏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領議政李芑又上疏論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已時有氣如雲自巽方至坤方布天良久不滅

辛亥遣承旨諭大學生曰今聞爾等之空館予心極為駭愕今予少有崇佛之事則抗疏極論庶合於儒者之道此復兩宗事只欲矯一分之弊豈有他意君父一體父雖不賢子不可以叛也臣子安有叛君之理乎予則不明矣諸生其可忍棄先聖之

靈而去乎不可久退速就大學可也○館官等啓曰儒生等不肯就館曰傳教令臣等就館而復陳所欲言之事臣等所言前疏三十章畢陳無蘊臣等久被養育之恩當此儒釋消長之幾既不能格君衛道徒費國廩實所不忍衆意同然涕泣而退今雖上教丁寧而衆意難可復合決不可徑就云○傳于禮曹曰開諭儒生使之就館○兩司承命詣闕復辭職而退再召再辭○弘文館四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左議政沈連源率百官四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禮曹啓曰以傳教之意反獲開諭而儒生無就館之意矣○承旨金澍承命往成均館開諭儒生儒生等不從傳曰子諫于父而父不肯聽其可棄去乎君父一體豈可以君之不聽而逆命空館乎更為開諭○藝文館上劄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右贊成金光準上疏論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成均館司成南應龍等上疏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

壬子 上視膳于 大王大妃及 王大妃殿○政院啓曰近

以兩宗事朝廷久為伏閣請速快從且昨日開諭儒生時有叛  
字及逆字此非尋常之字至為未安王言一出傳播四方其於  
見聞豈不駭愕茲敢啓之傳曰予已堅定不可更改且儒生等  
不從王言非逆命而何○兩司承命再至皆辭職而退○弘文  
館五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左議政沈連源率百官四啓  
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成均館及禮曹往諭儒生仍辭不就  
館○藝文館上劄論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弘文館副校理  
王希傑上疏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禮賓寺正金鎧上疏  
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奉常寺正閔荃等上疏言勿復兩  
宗禪科事不允○日暈色內黃外白有氣如雲自良方至巽方  
布天良及乃滅未時申時日重暈有冠有履色內赤外青白雲  
如氣貫暈

癸丑黃海道觀察使李寅拜辭傳曰近者連年凶荒民生困苦  
漑荒諸事另加措置且守令之侵虐亦莫甚於此時申飭列邑嚴  
明殿最可也

史臣曰 天語丁寧若是隰惻為臣子者所當體上意奉上教盡心愛撫庶幾其蘇而為監司者視為尋常不克奉行殿最之際亦不別其善惡以為勸懲故守令唯務一己之私割剝生民之膏血飢困流離里落殆空豈非長大息者哉

○兩司承命再至皆辭退 ○弘文館五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 ○左議政沈連源率百官五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 ○成均館啓曰儒生等雖反覆開諭不肯就館矣傳曰百官誰無儒生子弟又曠聖廟豈儒生不安乎古之儒生陳疏者豈必得其請而後就館乎開諭使之就館 ○藝文館上劄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 ○罷宦官成潤職潤年八十一歷事累朝秩至正憲諫兩宗事 上不悅罷之 ○內禁衛金琦等上疏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 ○日微暈

甲寅政院啓勿復兩宗禪科事傳曰近日自上非不知騷擾之弊然豈以儒生空館而改之乎自 中宗朝有過激之論脅制之習今者舉朝論執儒生空館欲脅制人君乎違拂之言日益

有之尤不可改朝臣誰無子弟戒之使就館可也政院回啓曰  
今聞傳教惶恐固推大臣與朝廷見君過舉欲使感悟以置無  
過之地而不能自抑其忠誠故或有過激之言古者都兪吁咈  
之時豈無過越之言乎其時不以為過越而優容故人人皆得  
盡言之矣今者自 上有脅制之命聞之孰不惶恐古云君明  
臣直使人人盡言此盛時之事也為臣者好為過激以勝君父  
萬無是理也且儒生等雖使父兄開諭而兩宗事必得請然後  
就館約束如此故未得就云傳曰朝廷欲引君於無過之地  
自上非不知也儒生空館朔祭與釋奠將不得行斯豈非脅制  
君父乎○兩司承命三至皆辭職而退○弘文館四啓勿復兩  
宗禪科事不允○左議政沈連源等率百官四啓勿復兩禪宗  
科事不允○藝文館上劄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京畿  
觀察使蔡世英都事安方慶上疏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  
允

乙卯兩司承命三至皆辭退○弘文館五啓勿復兩宗禪科事

不允○右議政尚震率百官四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右  
贊成金光準以病在家上疏言兩宗事仍辭職不允○藝文館上  
劄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兼司僕金福麟等上疏言勿復  
兩宗禪科事不允○日微暈

丙辰分遣承旨視膳于 文昭延恩兩殿○兩司承命三至皆

辭退○弘文館五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左叅贊任權等

率百官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大臣等病不來參○藝文館上劄言

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忠義衛李殷等上疏言勿復兩宗禪

科事不允○內禁衛尹世仁等上疏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

允

史臣曰是時臺諫辭職儒生空館大臣率百官爭之百司廢

事至於禁衛之士交章抗疏而 天聽愈邈嗚呼不能杜之

於漸防之於微則何能救末流之弊乎其創新仁壽宮乃漸

也微也為言官者當合同司力爭而具壽冊遽停所啓不得辭

其責矣

丁巳兩司承命再至皆辭退○弘文館三啓勿復兩宗禪科事  
不允○禮曹啓曰儒生時未就館文廟朔祭請以館員代儒生  
執事之任傳曰如啓○左議政沈連源率百官三啓兩宗及儒  
生就館事答曰今者人心不古儒生空館而不從上教豈非脅  
制乎有此弊習故自上不計是非而不聽矣四啓不允五啓曰  
臣等累日論啓誠未回天死有餘罪今承傳教以為知其是非  
改過之意見於言表百官及儒生孰不感動乎百司廢事已久  
臣等姑逖矣伏願燕閑之暇清夜之中更加省念則舉朝羣臣  
勤勤懃懃為國不為己之意自當洞照矣古人云王庶幾改之  
予日望之臣等冀其感悟而亟改焉答曰近日朝廷累日論執  
百司廢事而不得快從然當省念焉

史臣曰是時大臣皆懦怯苟容之人糊塗成習當此機關重  
大之秋厭其逐日廷爭欲退無隙及聞已知是非之教及從  
而贊譽之欣然退去納君於過舉大臣之節果如是乎伴食  
中書徒取充位如此異教之復立何足怪哉震在小官時



鄭光弼見之曰他日懶慢大臣必此人也光弼可謂有知人之鑑也

○政院啓曰傳教於大臣曰兩宗事已知其非在廷臣僚莫不感激皆以為 聖心將自此感悟以此退去矣注書成義國誤以不計是非書之夫已知其非與不計是非兩意輕重懸殊而誤書如此所關非輕殊無詳慎之意請推傳曰今者儒生空館以此脅制故自上不計是非而不允矣以此教之而大臣之啓以為已知是非云故再問之於承傳色則承傳色誤傳耳注書勿推○藝文館上劄言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

戊午兩司承命三至皆辭退○副提學慶渾等上劄曰人君之有過患在不省既能省念則必知其是非能知是非則何難於改過乎伏覩答大臣之教曰予知是非又教曰予當省念惟此一念足以復日月之蝕也舉朝之臣涉旬廷爭不得其請而退者議以感悟之端自在 宸衷不必以口舌爭之而百司廢事亦不可不慮故姑為退去以冀 殿下自悟自艾是亦不得已耳

豈奉臣之所欲哉意廷臣雖退而人心之鬱拂愈甚下情不  
達而士氣之摧沮亦極此非國家之福也 殿下雖視之尋常  
後之視今為何如也 縉髡之徒見朝廷然不得請尤將增氣自  
謂無若我向鴟張縱恣必自此極矣伏願 殿下勿以廷臣之  
退去為安因其一念之悟克改於既退之後則聖人所為出於尋  
常萬萬一國臣民孰不感激若以省念二字姑慰廷臣而終  
不改已知之過則非臣等望於 殿下者也伏願 聖明更加  
省念焉 答曰予意已盡言之不久○藝文館上劄言勿復兩宗  
禪科事不允○左贊成申光漢上疏略曰臣伏以素多痼病常  
時趨仕多出於黽勉近因大臣廷爭兩宗事日伏凍地風寒外  
襲疝氣內觸幾至不救方百官論事之際職在貳公之地而興  
疾退來曠廢重任不勝痛憫臣以不佞遭遇 聖明盟叅勲籍  
位至崇班常懷危懼報恩無術然其為志則必致君於無過之  
地為吾東方之聖主歸以報 中宗之左右臣不能自己者也  
自近年以來似有崇佛之端臣屢於經席東其不可而猶謂靡

於慈殿乃有是爾固非 至上之本心也今者復兩宗之命

遽出於不慮羣臣相顧失色固不解體而扼腕嗟乎儒釋邪正

不暇論也國家興喪正在此舉如臣之老而不死當何以為心

哉儒士蒙先王之教育而不忍不盡其道臺諫侍從思先

王之恩顧而不忍不盡其職而况於宰相乎而况於世臣乎大

臣率百官廷爭者至於半月 殿下非不知一國之心非不知

事之是非而牢執不回至諉以脅制君父所謂大臣者知其不

可而不止亦非事君之道也大臣知其不可而止是立 殿下

於何地耶 殿下斷然自立於有過之地復立 中宗四十年

久廢之佛法而不知恤如臣老病者誠未能格天又不能爭之

一朝溘先朝露而死則當何以歸報於 中宗在天之靈也臣

不勝伏枕流涕非但請解本職伏望顯示罷黜以懲其罪荅曰

兩宗事予意盡言於朝廷矣卿累日冒寒遽得疾懇良用未安

勿辭安心調保○日暈

辛亥二月己未朔兩司承命詣闕仍啓曰臣等敢諫力爭思死

其職而伏閤經時未蒙俞音辭職進退亦且一旬無補匡救徒  
煩騷擾簿書雜務亦久停廢今不獲已奉命統職矣第臣等失  
職之罪無所逃焉今雖就職必有物議煩瀆強辭惶恐未敢姑  
且退去以待物論答曰知道○弘文館上劄曰伏以兩宗之立  
舉朝伏廷爭論積逾旬月而竟未得請無可奈何而退此由羣  
臣譴薄之誠不足以格天而然也臣等最近耿光叨在論思之地  
終不能引君無過而悶默退縮苟保寵祿罪當萬死何暇論人  
之去就乎然遇大事不能匡救此實羣臣同責非獨臺諫當之  
其辭職廢事亦已久矣勢不可不就其職答曰劄意知道其令  
臺諫出仕臺諫承命就職

庚申兩司啓曰自復兩宗之後人之為僧者日多非但軍卒官  
屬亦然士族之避役無歸者亦多赴焉此而不戰末流何妨僧  
人離寺遠去出入民家與官府者請痛治後定役名在軍簿而  
逃入空門者嚴加括刷勒還原貫公私賤官屬鄉吏亦如之新  
入者則治罪後並還本役主寺僧知其有役而誘引為僧者請

以強窩律論斷窳身山谷難於摘發有役與否尤所難知請許  
人陳告以強盜捕告及公賤陳告例論賞守令不能檢舉者請  
推考治罪甚者以制書有違律論斷伏聞內需司官負只與主  
寺僧糾察居僧名數內願堂禁標後自內需司直捧承傳定其僧數而使守令不與焉  
其派系籍貫了不聞焉甚為無意自今刷括請令本官守令  
掌之凡干猥濫事法司自當按律一一治之矣然僧雖非人若  
不先使知之而遽加以罪則亦似罔民求之情法在所未便請  
以此捧承傳使內外咸知之答曰兩宗事累月論啓下情予無  
不知矣僧人泛濫之弊則於兩宗設立時立規檢舉足矣今何  
必別捧承傳也且內願堂雜僧猥多故定其恒居之數而黜其  
數外之僧自內需司直捧承傳與本官一同為之豈本官不知  
之事乎

史臣曰不澄其源而欲其流之清不去其根而欲其蔓之絕  
天下寧有是理乎兩宗乃緇髡之源根異類之窟穴有言責  
者既不能以死爭之期於革罷使左道復興而欲禁僧徒之

弊區區於條陳望其少戢不亦難乎不能撲火於始燃遏水於始生而欲防於滔天燎原之後陳閉獻替之道果如是乎僧國僧時之譏實基於一時臺諫大臣不能格君之罪可勝嘆哉

史臣曰節目云者即尹春年之節目也春年奉承元衡之志內有以陰贊慈殿之崇信外則激昂士類輒主紛更之議欲立禁斷節目一時有識之士孰不知春年之所為皆出於詐而非為國之誠心也然士氣一挫於乙巳之後咸懷怵禍持祿之計唯春年之所為是從為臺諫侍從循例啓達者寧不知愧乎

○以宋世珩為戶曹判書李光軾為兵曹參判任說為參議柳智善為參知閔箕為成均館大司成李勘為弘文館校理金希參為修撰○日微暈

辛酉兩司啓曰兩宗禪科之復舉朝論列殲悉備具請反覆省念快從公論還收復立之命禁為僧括僧徒責守令等事請依

前啓速捧承傳并不允○開城留守鄭惟善上疏言兩宗之事  
答曰予意於朝廷已盡言之○日暈巳時白虹貫日有兩珥冠  
午時有履色暈冠履內黃外青珥內黃外白

壬戌 上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傳曰昨日白虹貫日災變  
非常災變之作不可指為某事之應考諸文獻通考則其論不  
一邊方脫有不虞之事則將帥可當之人不可不豫擇其言于  
備邊司及大臣○兩司啓兩宗及禁僧節目事不允○開城府  
儒生等上疏言兩宗之事且曰臣等皆開城人也開城即高麗  
王氏故都而王氏以佛亡國者也至今有演福有王輪有廣明  
有開國等寺基址荒廢舊跡宛然道路過者莫不笑王氏崇信  
左道以覆亡社稷也 殿下雖不目見其跡審聽臣等之言則  
奚異目見乎答曰爾等之疏可知愛君憂國之忠也然復兩宗  
事非尚異教也予意已盡言於朝廷不須煩論也○瑞原君尹  
元衡上言極陳其妻金氏之惡請棄之 上從之元衡感於嬖  
妾陰為奪嫡之計遂棄糟糠之妻是所可忍乎

癸巳開城府儒生等上疏言兩宗事不久○兩司啓兩宗及禁  
僧節目事不久○弘文館上劄曰伏以兩宗之事朝廷不得其  
請黽勉而退者非所以置殿下於有過而莫為之正庶幾平心  
省念以擴其悔悟之端一國臣民惟日望之者亦已極矣臺諫  
承殿下救弊之旨條進救弊之策殿下所當亟從以釋羣  
疑而非徒迄無改之之命並與矯弊之策而不從殿下省念  
之教安在救弊之意安在於此益知殿下之心果有所蔽而  
然也近者災異荐臻今又白虹貫日此近古所無之變也人事  
失於下天變應於上豈可徒諉於未來之患而曾不惕念於已  
著之失乎白西方之色而屬於陰虹淫慝之氣而陰之類也  
陰盛侵陽至於貫日故先儒以為兵象蓋佛者西方之教陰  
邪之類也戰敗彝倫之禍慘於兵革戕賊人心之害甚於殺戮  
豈必從事戎馬攻城戰野然後始謂之兵哉今乃復興異教於久  
廢之餘以誤文明鼎新之治不啻夷狄侵中國之比也災變之生  
雖不可的指為某事之應而人事之失莫大於此則天之譴



告 殿下者未必不在於此而 殿下未嘗翻然覺悟反躬修

省而但諉諸邊釁之兆將何以慰人心答天譴乎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一國之人皆曰不可則天意之所在於此可  
知伏願 殿下深省克改以慰庶幾之望上以答仁愛之心不  
勝幸甚答曰矯弊之策予亦非不留念設兩宗則無弊而禁斷  
故捧承傳事不允矣且予非感於佛教而指災變為崇佛之應  
予未之知也○禮曹啓曰儒生等尚不就館釋奠祭執事未及  
差定云請以執官代差傳曰如啓

甲子開城府儒生等上疏言兩宗事不允○兩司啓兩宗及禁  
僧節日事不允

乙丑開城府儒生等上疏言兩宗事答曰朝廷百官大學諸生  
累月極陳既已退去矣豈以爾等之疏更改乎其退而思之○  
兩司啓兩宗及禁僧節日事不允

丙寅 上親傳文廟釋奠祭香祝○捕盜大將啓曰長湍境內  
有賊成黨而行多害人民甚至臂鷹牽犬無所忌憚村民不得

安接請送捕盜左右軍官與本官守令同力捕捉傳曰如啓○  
開城府儒生等上疏言兩宗事不允○兩司啓兩宗及禁僧節  
目事不允○日暈

丁卯 上親傳社稷祭香祝○弘文館上疏言兩宗事答曰兩  
宗設立則自有統領無弊而禁斷今若別捧承傳而立法則以  
僧之故僅存之民亦不得安接不允且災變之出由設兩宗  
云者反畏思之我不敢知 先朝中宗亦有白虹貫日地震之

變其時亦崇信異教而致乎白虹貫日地震之變予亦豈的指  
為兵象乎古人之論亦不一故予多方省念而惕慮也○開城  
府儒生上疏言兩宗事不允○兩司啓兩宗及禁僧節目事不  
允○日暈兩珥內赤外青未時白雲如帛自乾方至艮方布天  
其狀如氣良久乃滅夜月暈色白五更巽方有氣如火  
戊辰傳曰今觀咸鏡監司狀啓咸興地有雌雞化為雄去乙亥  
年間亦有此怪而今又有之變異非常政院其知之

史臣曰兩宗復設於京師普雨葳跡於咸興而京師則白虹

貫日咸興則雌雞化雄天之示異物之呈妖如影響之相應  
豈不甚可畏哉大臣結舌臺諫緘口區區政院僅以恐懼之  
意泛然回達終不得感動回天有識者宜扼腕而長嘆也

是時承旨李夢亮等以恐懼修省之意回啓故及之○京畿安山高陽癘疫熾發命送

藥材救療仍命他道並皆下送○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日  
暈

己巳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以李世璋為禮曹參議尹春年  
為司憲府掌令任鼎臣為弘文館校理○日微暈兩珥色內赤  
外白夜月暈色黃白

庚午 上御朝講特進官姜顯曰雌雞化為雄此非常之變也  
昔宋徽宗尊奉林靈素其時婦化為男今此雌雞之變豈不由  
於尊異教而立兩宗也臣聞僧人普雨好詐不測之人粗解經

文交遊文士

鄭萬鍾

自稱曰佛徒愚民惑信鄭萬鍾為咸鏡監

司亦惑於雨常置諸官舍尊奉之事無所不至咸興實普雨發  
跡之地災變滴出是地豈非其故也今黜雨則儒生不招而自

來天變不憂而自消矣○成均館官負啓曰儒生等尚未就館使政院開諭何如傳曰別遣承旨招疏頭堂長色掌使之就館且先聖之廟以空未安之意別為開諭○承旨金澍啓曰臣奉命往成均館招堂長色掌開諭則曰上教懇惻至為感激今則日暮未及就館明日更與諸生同議就館傳曰知道○藝文館上劄言兩宗事不允○日微暈色黃白

辛未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成均館儒生七人辛百齡李彥怡朴栗李樛姜克誠沈荀丁朋說就館

史臣曰去就士之大節其去也不可輕其就也亦不可輕也既不能善其去則無怪乎就之輕也吾道異端不容並立此盛則彼衰彼盛則此衰消長之機豈不重大儒生等為吾道闢異端徒塞其責而無其誠故雖聯名抗疏踰歲伏閣未聞挺身奮忠碎首闕下以異回天而徒付之無可奈何而相率空館其可謂盡去之道乎初不能審道擇義以決其去就則其終也迫於勢使吾道所關之去就終始歸於苟且之地

何足責哉

○日微暈色內赤外青戴兩珥色黃白

壬申傳曰儒生只七人就館令成均館通諭皆使就館

史臣曰招諭諸生自有其道使士不遠千里而來然後可也  
豈家到戶說而能就之乎臣恐招諭之道在乎他而不在此  
也

○上御晝夕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傳曰仁壽宮造成材  
木至今未上納工役已始而將停斯速運來事其下諭

史臣曰時屈舉羸猶云不可况舉之不急者乎今年之凶尤  
甚於前民方填於溝壑呼耶之役豈其時乎民生之困常軫  
九重之念惻怛之教每及部屋之下而至於仁壽之役獨不  
慮勞民之甚異端之害豈不深哉

史臣曰人君之下諭者必國家之大事然後人必曰大哉王  
言也所謂仁壽宮者何宮也其材木之不輸何關於政治而  
有下諭之教也仁壽之役非出於上意必慈殿為主

上為祈福之地此所以牢拒一國之公論而敢為此事也人君欲祈天永命則在他而不在此孔子曰丘之禱久矣仁壽之立豈足為祈天乎欲為主上祈福而反為累德之舉使主上之英明亦未免後世之譏未聞有福德之益豈不深可嘆耶

○日微暈兩珥色內赤黃外白夜月微暈

癸酉 上御朝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諫院啓曰全羅

左道水使金世幹本以庸劣之人不宜置擢用之列特以金安

老時被罪上見特蒙收叙至陞堂上既當謹慎圖報國恩之不暇

而縱恣無忌今在本道專事侵漁至於已酉年濟州貢物過來

時徵納地稅少不滿意累日被繫未及與諸船並行以致全船

覆沒之患更為收斂貽弊民間此皆由於世幹之作孽也請速

罷職荅曰傳聞之事豈一一盡是乎推考可也後累啓依允○

上御夜對○日南有珥色內赤外青

乙亥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日微暈兩珥戴色內黃赤外青

夜月暈冠履

丙子 上御朝夕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憲府啓曰近  
來紀綱解弛無賴姦民盡為盜賊日事劫掠長湍積城等官盜  
賊白日之中出入村落責其供饋士族處女公然奪去其他劫  
掠殺人之事不可忍言而捕盜大將循例捕捉只免其責故厥  
類繁多日益熾盛而况畿甸之地近於京師尤不可不為之窮  
捕而至於如此其玩寇失職極矣請推考治罪長湍積城兩邑守  
令請並推考各曰如啓

丁丑 上御朝晝夕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

戊寅 上視膳于 大王大妃殿及 王大妃殿○摘奸于  
靖陵孝陵

史臣曰人君之德莫大於明之一字欽明文思者堯德之所  
以廣運也濬哲文明者舜德之所以重華也人君舍是明何  
以哉然能明其明則邪正自分庶事自理而國家治矣雖用  
其明而區區於耳目之所及察察於事為之細微則吾雖欲

致力於明而反不如不明之愈也傷於體而害於事願治之  
心雖切而為治之本墜矣 上即位之初 慈殿輔攝徒尚  
英明唯恐 主上之新政或未盡於明而為下人之所欺汲  
汲焉唯以明之一字為急務權臣之居戚畹操國柄者以  
瑣瑣斗筭之器行箝制脅勅之計逢迎縱更每萌之一字勸  
於 上開不信下人之端庶事之微可以察之以是今日摘  
奸於此明日摘奸於彼小而各司之直宿飲食軍卒之警守  
閭閻之里門功役之勤慢陵寢之修否至於么麼之事抄忽  
之舉莫不遣內臣摘奸駟騎長立於闕門使命旁午於四方  
耳目廣被宜若無所壅蔽矣奈何摘奸愈繁萬事愈解始則  
下人奔走無所措其手足終則視之為尋常 上之所為雖  
動而下之奉行無人主勢不尊人情怠慢書曰元首叢脞哉  
股肱隳哉豈不信乎

○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

已卯 上御夕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日微暈兩珥夜



異方如火氣月微暈

庚辰 上御朝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

辛巳 上御朝講特進官金明胤曰釋奠祭凡滌器等事皆以儒生為之其祭潔蠲今儒生空館故以朝官差執事不能親執其事兩令下人任之多有不潔之事聞者皆為未安且凡論啓之事有輕重大小之異事不重大則或有停啓矣若大事則自上雖或留難朝廷則不可輕易停啓近日臺諫期於得請而不止自 上亦宜樂諫于 慈殿快賜俞音則豈徒臣民之幸抑亦 宗社之福也

史臣曰明胤乃諂邪奸佞之人也觀其所為惟利所在無不為之利在於賢良之科則巧飾儒行得參其科事敗之後利在於蔭職則隨時變化利在於科舉則又著儒冠入參其目一之謂甚其可三變乎至於告變之事庸人鄙夫之所深恥乃托元衡李芑之黨誣飾鳳城沈荃之非上變搆亂得參勳籍以圖富貴自古小人之尤者孰此之甚也自知其平生所為

邪慝兇悖無所容於公議至於時論之所在人心之激發則知其利在於此揚袂發言以盜跖之口出蹇諤之言附麗一時無呀不至然則今此啓達之言言雖可取實出於自利其身今日之言與前日告變之言無異而其心之巧則尤甚於告變也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春秋原情定罪故於明亂之言不能不誅其心也

○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

壬午 上御朝講司諫鄭裕曰仁壽宮材木自 上以為給價取辦何有民喫然各官例責民間其圓徑長短准以尺數如不滿尺數則點退民甚怨苦且石木輸入之時以三車所載責輸於一車東西江車夫不堪其役或有逃散者大抵土木之役年雖不至於兇荒固宜慎重况如此凶歲豈可勞民

史臣曰裕發身草野初有淳謹儉素之名及為利祿所動附會元衡締結春年凡所處置外托公議內實聽從兩尹指揮助其勢曾不知私司之所謂淳謹之名安在凡士之無學

識無定見者不為權利所搖者鮮矣可不謹之乎

掌令尹春年曰欲使士大夫皆有廉恥之風自 上身先儉約為萬民準則則下必不令而化矣大抵古今亡國之禍皆由於奢侈高麗之亡是也

史臣曰甚矣春年之巧詐浮妄也自恃其有權寵於上而行氣勢於下凡一時之事我可獨為朝廷之政我可獨擅無事不講無政不論聰明該博誰敢當我言論切直誰敢加我外而朝廷內而經幄論議風生施設紛更故舉細瑣之端輒有矯革之計自以為竭智殫誠盡心國事釣名一時納寵人主其計可謂巧詐然本以輕浮之質不揆事之終始時之可否致其取言之事終歸於騷擾而無實小人之有害於國家如是人君之用人可不慎乎

○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 ○憲府啓曰近者貪風日盛民生日困流離溝壑之狀不可忍言欲救目前之急特設法外之官此出於不得已也全羅慶尚既設監軍故兩道邊將不得恣意軍民

亦蒙實惠而凡為僉使萬戶軍官者皆厭此兩道焉雖有妨於私門豈不有利益於公室哉然則監軍御史之設豈曰少補之哉况兩界去京師甚遠字收之責軍馬之任專付之武夫其貪暴之習縱恣之狀比兩道尤甚朝廷耳目亦不能及當初設立只為水軍差送于兩道而兩界則不及焉請依兩道並遣監軍御史于兩界答曰當初亦欲并遣於兩界而大臣以為 祖宗朝以無之法故不得遣也今以此啟意令政府六卿判尹議之○以李徽為刑曹判書邊明胤為全羅右道水軍節度使○日暈色內黃外白

癸未 上受朝參御軒諱○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吏曹判書尹漑工曹判書尹思翼兵曹判書安珉左參贊朴守良判尹李名珪戶曹判書宋世珩承旨詣賓廳傳曰兩界遣監軍御史事前日大臣皆以為有妨於事體云故不得遣矣今者僉使萬戶等侵虐軍卒已甚其更議之 慈殿傳于大臣等曰二淑儀真淑儀也入官今已三年迄無王子女前例亦有三淑儀之

時加選一淑議何如連源等回啓曰淑議事載在法典傳教至當  
監軍御史等事當議而啓之連源震瀝名廷議觀憲府所啓正  
中時病然兩界事勢與他道不同各官各驛舉皆殘弊况各鎮  
堡設於幽深山谷相距寫絕且一邑之地鎮堡多者六七少不  
下四五至於江界出站支供之地二十餘處若御史遍歷糾檢  
循環不已則各官各驛其弊難支兩界御史決不可遣也詳事  
以待從臺諫出入之人差遣府使判官亦間間擇有名望文官  
差送使邊將有所畏戢亦以矜式雖未遣御史亦大有益

史臣曰震一無能罷軟之人也其平生所為無學識可取無  
才華可用唯以隨時俯仰苟合於世為一生用功之地丁酉  
乙巳之間雖有士林之禍震之功名自若也不知震者皆曰  
寬厚長者務持大體所謂寬厚者此乃所謂無能也所謂大  
體者此乃所謂模稜也夫如是故作相之久無一建明之事  
唯以不忤主意不犯人怒為一己之賢德徒為伴食以專官  
貴一世之庸人俗士持祿保身者咸祖述之稱為有德宰相

嗟嘆不已然則震非但無用於一時實誤國家之者尚如震者將焉用之誠孔子所謂鄉原者乎

傳曰依左右相議以有名望文官交差六鎮使隣官有所畏戢

甲申 上御晝夕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右贊成金光

準以病上疏辭職答曰今觀疏辭鄉病尚未差愈良用憂恨予

意以為計慮多端故病未易差矣勿煩雜慮安心調理永補闕

政李彥迪嘗曰聞朝列皆欲以寬仁大度輔導聖明焉嗚呼無

右贊成金光準也光準之欲深害士類蓋有以也嘗聞其父溺

愛妾子等多給田民嫡子息則薄待而以給故常時蓄憤於房

母去壬寅年間厥父死光準以大司諫居喪厥兄又死乃使兄

妻呈訴於官曰庶母孽弟等共妖術以致夫死請囚繫治罪

尚牧宋希奎疑其無證據不受理光準乃折簡潛通於希奎請

速囚繫報監司刑推希奎不得已報監司刑訊希奎見余乃搜

囊山光準手簡以示之余到聞慶縣除監安景佑以推官深知

其事亦言其殘忍無狀光準喪畢後乘錄勲之勢致位崇品致

盡除知已之陰惡者以滅口使一世之人無復知之乃列錄本

乙酉 上御晝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憲府仍啓曰請遣

監軍御史于兩界使邊塞軍民得蒙一分之惠不允後累啓依

去伊人一從其言丁未之禍宋希奎安景佑亦預焉○夜東方如火氣

允○傳曰經筵官呼啓兩麥未熟之前救荒甚難農務亦因飢  
饑而廢云盡心救荒力勸農務事下書于八道

丙戌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兩司啓兩

宗等事不允

丁亥

上御晝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

戊子

上受常參

御朝夕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傳

于政院曰救荒御史予欲遣于八道而前於戊申年間救荒御  
史下去而民不蒙實惠徒為殘邑支供之弊議論不一故未敢  
為之令各道都事出入民間救荒則何如耶政院回啓曰常時  
御史下去刻期往還故無賑活民生之事其於御史未去之前  
守令猶且外飾文具以待之及其過去則率皆懈怠無意救荒  
不得已失農尤甚處別遣御史不使速還從容看審然後有實  
惠矣今全羅慶尚道則失農不至於甚而尤甚處有數令監軍  
御史兼治救荒之事允為便益若令都事出入救荒則其騶從  
支供之弊尤甚於御史之行下書監司使都事務從簡約出其

不意摘奸形止而使之無弊則御史雖不下去民蒙實惠矣傳曰知道失農尤甚各官書啓○上御夜對

三月己丑朔雨土與雪交洒

庚寅兩司啓兩宗等事不久○傳曰昨日風雪非常又有雨土之變都城有雞生雛四翼四足災異之重疊至此何邪罔知所措

辛卯兩司啓兩宗等事不久

壬辰遣御史王希傑于咸鏡道元虎變于黃海道任輔臣于江原道李鐸于京畿仍傳曰爾等慎勿匆匆往來救荒之事與監司同議盡心為之○兩司啓兩宗等事不久○諫院啓曰今歲民生飢饉流離死亡之慘比近年尤甚其救活之策不可例視尋常必以慈祥愷悌之人委寄厥任專心極力多方措置如救焚拯溺然後其子遺之民庶可及救矣請俸辛丑戊申等年故事擇差賑恤使專委救荒之責答曰如啓○日微暈

癸巳 上御朝晝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久○日微暈



甲午 上御思政殿講試專經文臣入格者行賞有差○遣御史李無疆于平安道宋贊于全羅道金鎧于清洪道閔荃于慶尚道仍傳曰與監司同議救荒無疆則兼宣慰使可也○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夜良方如火氣

乙未 上御朝夕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日暈色內黃外白夜月微暈

丙申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賜實錄修纂官等宴

丁酉 上御朝講特進官安珪曰頃因災變有措置軍務之教故臣見謄錄庚午倭亂之時都元帥軍官之數三百而諸將不足故未能克數諸將軍卒之不足非今斯今在古亦然今者人無恒心不重鄉土日以逃躲身雖不逃率皆無馬侍衛習陣等時皆給價買騎粹有緩急將焉用之人有衣食然後保其身而為國家之役今者庶民艱食救死不瞻軍務馬政何從而理焉古者勸農之時民於早秋採菜冬則食菜而農月食穀故民不至飢餓而歲亦大熟今則人無遠慮但知食穀不知食菜今若

講求務農之道使民節用亦備草食則雖似迂遠遠期十年可見其效矣今年見曆書則罷多問諸農夫年豐之兆云然民不力農則雖有此徵年何以豐稔乎○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率實錄廳堂上郎廳進謝恩箋曰雲馭繼陟抱 二聖之遺弓寶典編成荷九天之殊澤撫跡增感揆分踰涯伏念臣等俱以管窺謬掌汗簡未快闡微之義反紆拜嘉之榮戒供帳於黃扉分禁齋於翠釜宮壺瀲灩替宣勸於日邊仙樂鏘洋恍夢登於帝所方將舞手而蹈足舉皆浹骨而淪肌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道繼華勲心傳精一祗承燕翼期不忝於前功揚厲鴻休永垂信於後世遂令庶屬獲被隆恩臣等敢不共罄贊毗仰圖報効齊天等地恒祝○聖齡竭力盡心益勵臣節答曰昨日賜宴非予私恩 祖宗成憲也久謝○上御晝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憲府啓曰人主之所以振勵一世者不過爵賞而已苟賞之不以其功則何以振勵乎邊功僥倖所關非輕尤不可不謹也此臣衡之所以止陳湯宋璟之所以抑靈荃也况以

小功而大賞則後有大功將何以賞之乎此宋祖之所以不賞曹彬以使相者也今者照牙坪等處彼人移居之故既加重加今又賞之太濫非所以振勵一世之道也彼雖曰移居安保其不復來乎今之永移既非目覩之事後日復來亦不可謂必無也若如驅蠅而還集則今此之加其將追削之乎設使永無復來之患今之所為專出於詐諉而有同兒戲雖有不世之功其為國家羞則大矣况逞區區之謀以希一世之功者耶既無朝廷欺罔君父甚矣其永移之言專出於崔譚等蠢蠢之口則兵使監司非目擊之事而敢生窺賞之心又送崔譚而證之是何無理之甚耶以此料之則其誇張情狀自 上亦必洞照矣大臣及有儀章同異之議其與匡衡宋璟異矣臣等不勝寒心去秋監司兵使之賞加物論將裁而還止凡有聞見莫不駭恠今又隆其術中而賞之物情尤憤監司兵使前後賞加請並改正渭原郡守黃允寬昌洲僉使尹巖其有廉謹之事未可知也豈可以監司一度書狀遽授重加乎若開此端則斗筭之才瑣細

之功亦得濫受而竊恐爵賞大權盡歸於監司兵使而不在于朝廷也安知言狀之事盡出於至公無私耶設使實有其功而欲賞之有表裏焉有陞職焉又有東班相當職焉何必施之重加然後可以勸勵乎黃允寬等加請並改正答曰平安道野人之事自中宗朝朝廷皆以為憂念而未能撤還今者監司兵使不煩一兵力之勞撤還本土豈無其功大抵國家之事與朝廷共議而處之若不可為之事大臣豈啓之乎且自古用兵皆有權變豈可以此為有同兒戲乎如此則是防盡心國事之路也決不可改不久黃允寬等事今者人心頑詐邊將守令日以剝削軍民為事而操心庶謹撫恤軍卒豈無其功大抵文武科中若職次相當者則雖無功例授重加有何不可乎不久○同知中樞府事南致勤有罪下義禁府先是因經筵官所啓凡營中所用毛物勿徵納于各官事已下教旨而致勤前為北道兵使徵納如常有一守令具由申報則大怒而督之曰我不祇受教旨也督納倍前故憲府論啓下獄治之○夜流星出元池星入

氏星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赤

戊戌 上御思政殿講試漢語吏文文臣○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傳曰南致勤以二品宰相之人其不奉法如此其他微官何足言乎極為無狀然除刑推照律

巳亥 上御晝夕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夜月暈白氣如練自乾方至巽方貫暈布天移而北化為雲良久乃散

庚子 上御朝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日暈

辛丑 上御晚朝啓于思政殿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兩司

啓兩宗等事不允○日微暈

壬寅 上御朝晝講○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日暈冠色內

黃外青○上御夜對○夜月微暈

癸卯 上御思政殿講試儒生入格者論賞有差○昭格署令

沈義上箋曰伏以皇天未喪文亶聰明既作元后王道無異教豈邪正並立明時肆摠一得之衷仰陳兩宗之弊竊觀異端之荒誕實為亡國之厲階無父無君斲萬古之典則害政害事亂

幾世之家邦嗟殷鑑尚在前車茲穢聞最著東土新羅一千載  
風靡禍福之論高麗五百年波奔寂滅之學故於禪家之類亦  
有宗門之名伊餘習之尚存速我朝而未殄恭惟主上殿下  
冲年嗣朕夙夜覃思寅恭緝熙式遵敬止之訓臣隣吁咈庶見  
賡載之歌豈意無稽之淫辭累我維新之善政而慈殿曰有  
所受縱欲不違其言然先君亦莫之行固當即改其道矧茲  
一法之立馴致百弊之生敷五典以化民是今日之急務設禪  
科而弭盜自前世而未聞有同抱薪而撲炎何異教猱而升木  
榮寵加於圓頂必皆鼓吻而交忻尺一飛於山門孰不聚首而  
相慶齊民盡逃其賦役俗尚皆歸於禱祈匿跡潛形有同鬼蜮  
之狀鑿空構穴更藉狐鼠之威求以矯弊於生靈反將貽禍於  
宗社同萬姓而捐親戚胥及為夷舉四方而入山林誰與為國  
肆致物情之憤鬱尤增士林之慨慷百僚立庭以致官守之曠  
多士伏闕已見泮宮之空伏望俯恤人言仰稽先憲許改君子  
之過用快臣民之望則鵷鷺羣班復見魚水之樂芹藻幽辟更

聞絃誦之音臣謹當求肩一心益礪素節白首從後綴餘生之  
無多丹心報恩誓盡率而不變義貪愚為世所棄而為文詞如此傳曰不允之

意於朝廷已盡言之○傳曰公州牧使許伯琦有善政云予甚

嘉之還給前降之資仍賜鄉表裏一襲○兩司啓兩宗等事不

允○以李純亨為兵曹參知閔堯為司憲府持平李重慶為弘

文館副修撰柳智善為江原道觀察使○日微暈

甲辰領議政李芑議續錄准考之法乃勸獎條也但不論資窮

與否於議者有疑焉前日臺諫論今日銓曹取稟堂上加無准

考之意云者似乎有理但 祖宗朝用此陞堂上者有之已為

成例其時豈以為中訓以下加則准考通訓後加則似不准考

而堂上重加不與於准考也今反覆思之通訓以下加雖無准

考之意大典內奉常正承文判校通禮院通禮訓鍊正乃計士

滿五考則陞堂上准五考加階之言無乃出於此耶祖宗朝

成例之事以一時所見輕議未安詳覈論定歸一施行何如左

議政沈連源議大典續錄立法之意臣未嘗詳考明言連五通

者雖貧窮亦加階云則依法典施行為當若泛言加階則堂上  
重加似不可以准考而加階右議政尚震議武士但習弓馬不  
學經史則必不知親上死長忘身衛國之義故大典續錄立此  
講書賞罰之條曰連五通則准五考加階連五不通則降階云  
其所以勸懲之意深矣以五不通降階之言觀之所謂階者似  
皆指堂下階而云也但論賞加階之下無資窮則為他賞之語  
故前者金孝俊李承宗等皆據此法而陞堂上輒有物論而率  
莫之改也射藝武夫之本業而中廟朝觀射優等者至授以  
堂上重加李孝參權彭年吳世翰是也非其業而講至五通亦  
人所難然賞加重息不敢擅議自今今大典註解官詳明釋之  
立為定法俾無二見似當傳曰戶曹正郎金慎幾以連五通加  
階事既啓下矣加階可也此法不分明故議論不一大典註解  
時詳盡解釋先是兵曹啓曰戶曹正郎金慎幾續錄之法故書啓但前日李承  
宗以此事臺諫論啓今則何如傳曰依續錄矣金慎幾已資窮若  
慎幾以武臣講書連五通兵曹啓依續錄矣金慎幾已資窮若  
加階則通政也所謂惟考者乃通政以下加也若陞堂上加則  
無作考之例大典本意如此何以爲之傳曰遣史官議于大臣



○同知中樞府事申瑛以異端辨正一部獻曰臣遂自上國伏  
聞舉朝將兩宗不可復立之事累日伏闕竟不得蒙允人心悶  
鬱臣雖愚暗亦知 聖學高明於是非邪正之分洞照無疑矣  
其欲復兩宗者特患僧徒之滋蔓而試為此以救目前之弊耳  
然下民愚冥轉相慕效將來之患不可勝言者若於此時不有  
崇正道扶世教之舉昭示中外則下民之惑何由而釋人心之  
鬱何由而伸士氣之摧何由而振臣得此書於中朝此當世名  
儒所編而先賢衛吾道辨邪說之格言彙輯靡遺每條必附已  
意立論深切著明而世儒罕見之說亦多焉經席講讀之餘特  
加乙覽則不為無助於 聖學答曰兩宗事舉朝論啓之意予  
非不知也自 慈殿欲矯一分之弊而為之也此冊固宜印出  
而廣布也○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憲府啓曰大典續錄內  
擇年少聰敏有武才者抽籤考講通准一考連五通准五考加  
階連五不通降階加階云者指中直以下階也非通政也大抵  
祖宗朝慎惜名器如文官中直以下每歲春秋課試居首者加

階而通訓者不與焉不可以通政賞之故也近來公道杜絕為大臣者指尚不計事之是非非法之當否而只以一己所見謀議國政使賞罰顛倒國事日棘經邦國平庶政之道固當如是乎至於觀射賞格出於一時恩典亦援以證之以市私恩若此不已爵賞之權反歸於私門為國長慮者不能無寒心戶曹正郎金慎幾賓廳講書連五通當授通政重加之賞考之法典而無據垂之於後大有妨害矣決不可濫授請還收成命各曰大典之法所見不同故前例連五通則加堂上階者非一二矣金慎幾因前例而啓下矣今則加階而此後詳盡定法則無如此之事矣○夜月暈

乙巳 上御慶會樓觀宗親射○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

丙午 上御朝講○宴功臣于闕庭賜物有差○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

丁未 上受常參御朝夕講○傳曰今見京畿御史之啓下諭雖勤而監司守今專不奉行救荒勸農之事委諸下吏予甚痛

憤御史巡視列邑因其官穀之有無種子口食親見分給且滯  
獄甚多并令速決事下書監司○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日  
微暈夜月微暈

戊申洗實錄草賜實錄廳堂上郎廳一等宣醞○兩司啓兩宗  
等事不允○日微暈

已酉 上御朝講仍御輪對掌樂院正李壽福曰吾東方古稱  
文獻之邦經術詞章誠有可觀者頃年以來業經學者鮮有師  
授故不獨大義乖舛至於字音亦多承訛襲謬誠非細故伏見  
世宗朝軫念此習命申叔舟作東方正韻以為永世之法廢而  
不講久矣請於經筵之上館學之中一依正韻讀之則下至窮  
鄉僻村可以廣傳而不患字韻之謬矣○上御晝講參贊官  
金澍曰今者文廟久空慰安之舉不可不為親行閱武雖不可  
廢以先後言之謁聖在所當先也古之帝王於干戈搶攘之中  
猶且以大牢祀先聖亦有息馬論道况今空館之餘鼓舞振作  
之舉尤不可不為也

史臣曰親閱所以簡車馬也在王政以不可廢者也文武雖  
曰并用先後則有焉其在平時當以文為治故古之帝王息  
馬論道如不及焉澍之先後之說可謂得敷奏之道也

○兩司啓兩宗等事不允

庚戌 上御朝晝講○右議政尚震啓曰臣素不慎疾所患非  
一心熱耳聾至於聯席之語不能審聽無異揭置土木况臣心  
地愚妄言計多謬動輒被論而爵位依舊無地自容中夜自省  
汗出沾背况今災變之作皆由臣無功伴食之所致貪寵無耻  
之罪固難逃於公論請速命適求賢作相以補盛治則不惟小  
臣之幸實國家之福也答曰人之一身孰無風疾乎卿之所失  
予實不知災變迭出由于予不德豈由於卿其勿辭之再啓不允  
史臣曰先是以復兩宗設度僧之意傳教于震則震俛首唯  
唯而從之鄭惟吉以色承旨同在賓廳捧傳旨時亦無一言  
而順承又不通於同僚即書承傳以啓同僚亦為之憤歎  
物論皆以震為順非阿意以啓無窮之禍震未安於心而

移告矣至是來辭震與惟吉罷歎無剛毅之氣一般的人也  
史臣曰震之一生功夫只在於保身以含默苟容反鈞量大  
之名至塵台府伴食多年無一事建白至於百官廷爭兩宗  
事輿憤方激之時聞已知是非之教反以奉慰之辭啓之遽  
即退去遂使臺諫侍從解體而止震之罪豈不大哉震亦自  
知人之議已先自辭免欲防人口鄙夫之態可勝言哉

○兩司啓曰平安監司曹光遠兵使方好義因備邊司公事開  
諭波湯洞等處冒居野人而已初無功勞而施以重賞已不厭  
人心况以一事疊施重賞尤為猥濫且多後弊故臣等只請削  
前後賞加矣前日今見同議前後啓聞及曹光遠書狀金多弄  
哥等五十二戶其所移居乃茂昌之地而乃曰並被開諭撤還  
深處云間延茂昌實我國郡邑 祖宗朝雖以一時之議撤入內  
地而土地則未嘗棄之也故前日曾有復設之議遣巡邊使審  
察山溪先復慈城者此也波湯洞等地固是彼邊而非但近於  
滿浦以其形勢孤單故先令入送而以後居茂昌指為深處則

是捐茂昌於胡人也。祖宗朝疆理一朝移入胡人而自以為功其誇張殄伐之狀極矣。漣浦僉使申鍾虞候朴海聞移于茂昌之說不加詰責而申報主將恬不知恠。備邊司堂上等知其欺罔之狀而避怨市息不念國事之非。臣等未及詳知不能一論。執只啓濫賞臣等不職甚矣。不可在職請並遞答曰平安監司兵使等多般措置使之撤還具由馳啓欲使朝廷細知也。豈誇張欺罔而如是乎。以野人移居茂昌謂之深處則可謂欺罔矣。臺諫無所失其勿辭兩司啓兩宗等事平安兵使方好義請拿推曹光遠申鍾朴海先罷後推好義光遠前後賞加並速改正備邊司堂上請並罷職。谷曰兩宗等事皆不允平安兵使監司等事予實不知其為非也。因備邊司公事多般措置使野人撤還具由馳啓矣。若以為移居茂昌不可論功云則宜矣。以此至於拿推則不可也。申鍾朴海聞胡人移居茂昌而不詰責則非矣。必聽主將之令而後為之故未及詰責不須罷職皆不允。方好義資憲加改正事依允備邊司堂上因監兵使之狀啓

而議賞矣不可以此罷職不見

辛亥兩司啓曰備邊司堂上等知其野人之移居於茂昌而一則恐其取怨一則欲其市息視之尋常默無一言使褒賞濫施固當罷職第以來二十五日親閱將廢請姑令推考答曰如啓史臣曰人臣有欺罔之罪玆也以備邊司堂上知之非不詳而終默不言則與欺罔者其罪豈異哉罪在當罷則據事直啓可也而諉以親閱姑令察之耳目之任固如是乎臺諫之括囊如此而玉堂亦不劄論循默成風可謂寒心

○夜流星出翼星入柳星下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流星出三台上階上入北河星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赤白

壬子傳曰奉先殿所藏銀器等物忌晨齋時所用也前者忌晨齋中廢故藏之於殿今則設忌晨齋於奉先寺其銀器等物移給奉先寺可也政院啓曰銀器之藏未知其厥初也然先王影殿比之於寺有輕重焉雖曰皆為先王然以藏之物移之于寺似乎未安故敢稟傳曰忌晨齋革罷之後藏之于殿矣

今則復行忌晨齋故移給矣○兩司啟兩宗等事方好義拿推

曹光遠申鍾朴海先罷後推光遠去年賞加請並改正事並不

允○下全羅監司鄭彥慈書狀其狀曰海南縣竄逐罪人梁允

于官舍至為過甚允溫以逆賊同謀之人網漏之言曾已聞知

近考道內守令等受由置簿冊則允溫名下乙巳年二月十

九日古阜地亡妻歸葬又於乙巳七月二十三日上京畿地亡妻

歸葬受由已葬之妻欺冒道主再度受由無緣上京畿地亡妻

臣推問則朱萬亨招內前縣監梁允溫乙巳年亡妻歸葬受由

等推問則朱萬亨招內前縣監梁允溫乙巳年亡妻歸葬受由

八月言話十九日又發到尹任家竟日相話夜深乃還二十日

尹任家歸到午後宿良才驛急馳來二十一日輜重棄置隨

來發京日乘昏到宿良才驛急馳來二十一日輜重棄置隨

衛尹伯衡茅亭止宿三十日還官及聞京中之事心不在此而

黃毛寺上歸留二日下來其後或川邊或野次常早去

云億連招辭同金積招人則放決而止云尹任家歸到夜深乃還

必有謀逆八月二十二日尹任謀逆事覺其前二日溫歸到九

于政院曰罪人梁允溫拿來推鞫○日暈色內黃外青夜坤方

如火氣

時尹任及其婿尹興禮時末被誅而心不在此山野橫行至

明奴僕亦救淚揮涕則與尹任同心謀逆被誅疑慮逃避設計

于政院曰罪人梁允溫拿來推鞫○日暈色內黃外青夜坤方



癸丑 上親閱武于慕華館仍觀武才○兩司啓兩宗等事及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事並不允

甲寅兩司啓曰兩宗等事累日論啓迄未蒙允物情悶鬱况今者伏聞銀器還給奉先寺令內需司設行忌晨齋臣等不勝驚愕設齋似近追遠之名而實則褻 祖宗之靈先供西方之胡

鬼而後及 先王疏果之享了無顧歆之理反招不敬之累此後嗣之所不忍臣子之所腐心故廢之已久今者既下復兩宗設禪科之命而又復忌晨之齋修舉庶政一至於此奈國事何奈後世何請並速還收成命方好義請命拿推曹光遠申鍾朴海請先罷移推好義光遠前年賞加請並改正並不允○沃野監凡崐有罪下義禁府以出入利城君之家因奸其妾法司論之乙卯 上御朝夕講○兩司啓兩宗等事忌晨齋及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事不允○憲府啓曰慶尚左道兵使李玠性本妄悖侵虐無藝專以刑杖立威使列邑騷然軍率因弊今者慶州等處大賊興行四出剽掠白晝肆行行旅為之不通承差

守令持弓矢帶軍而行其賊勢獐悍至此實近古所無之變捕賊之任專在兵使而李玠不設方略乘機捕捉只以威刑貽弊於民民之厭苦有甚於逢賊請拿推荅曰拿鞫迥重先罷後推○傳曰今下異端辨正印布中外

丙辰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兩司啓兩

宗等事忌晨齋及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事並不允○弘文館副提學慶渾等上劄曰伏以兩宗之事臣等不敢強爭者非所以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誠以 殿下之心有所偏滯不可徒以口舌爭也故愍然退伏日望 殿下由衷之悟而非徒改悟之無日忌晨設齋之舉又復於今日臣等前日之所懼者正為此也奉先之道要盡其誠敬而已黷于祭祀猶謂之不欽而况欲假非類之鬼以綏我在天之 靈是豈敬享之道乎非禮之祀神所不享佛宇非陟降之所而緇髮以黷之梵唄以亂之則其為褻神明辱 祖先孰有甚於此乎忌齋之設乃麗季之陋習先王知其非禮而廢之今欲復 先王所廢之舉以享 先王

非徒禮陟之靈不屑右之竊恐變異之見將有甚於雉雖也臺  
諫方論兩宗而 殿下又復此舉不樂於不恤人言任其自用  
莫予違乎前過未改而今又重之臣等尤憎痛悶焉伏願 殿  
下亟改二過以光一德答曰忌晨齋 先王朝雖革廢以全廢  
為未安故自内需司略設行之非予復設之事也

丁巳日暈色內黃外白

戊午兩司啓兩宗等事忌晨齋及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  
事並不允○日微暈兩珥色內赤外黃

四月己未朔上御思政殿講試儒生○兩司啓兩宗等事忌晨  
齋及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事並不允○日暈兩珥色內  
赤外白

庚申傳曰江原道去年失農尤甚山郡之民餓死者多其下書監  
司申飭列邑連給鹽醬使得生活○兩司啓兩宗忌晨齋及方好  
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事並不允○以南應雲為掌隸院判決  
事許曄為弘文館副修撰

辛酉 上御朝晝夕講○兩司啓兩宗忌晨齋及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事並不允

壬戌 上御朝講○兩司啓兩宗忌晨齋及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事並不允領議政李苞議曾經六曹漢城府宰相以為特進官入參經席有懷盡言此乃祖宗朝美意或以特進官三時入侍為廢事而欲令勿入此徒知廢事之末端而不知

祖宗立法之美意也但特進官入侍而經筵堂上無一員入侍此則可議也今後經筵堂上並令入侍凡經書諸家議論朝廷政令有礙於經義者及古今嘉言善政苟有所知遂令盡言如或妄說只取其誠意勿舉其非則特進官必有盡其職者左議政沈連源議自 祖宗朝置經筵堂上者乃所以講說經義而

補益 聖學所係重矣至 成廟朝設特進官者亦所以廣接宰相而開言路也今者晝夕講只有特進官而無經筵堂上有乖勸講之意令經筵堂上連入三時之講特進官只參朝講退而供職然事干沿革未可輕議後日於闕庭商確更議何如右

議政尚震議今觀李戡所啓與小臣所嘗科者正合特進官之

設所以廣接宰相而通言路非君職帶經筵官以講廟文義開

達心學為任也使之連八畫文講不知有何意而然也臣不知

古不敢擅議廣議施行乃合事宜先是侍讀官李戡啓曰當時

然畫夕講則只八持道官而無知事大抵特進官之設初為廣

言路也不知何時始之畫夕講則無經筵堂上故所講而特進

未盡處未相商確今後經筵堂上一員連入於畫夕講此司中之所嘗議者

官則只令入參朝講勿使連入於畫夕講此司中之所嘗議者

故啓之大臣處議之何如

癸亥兩司啓兩宗等事忌晨齊及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

事並不允○命京畿監司行別祭于崇義殿任權嘗於經席啓

三韓其功大矣故立崇義殿以祀之中宗朝祭○命三省交

之非一再今則全不致意至為未安云故有是命○命三省交

鞠梁允溫允溫供曰二月曾於古阜歸葬亡妻七月則允溫以

由故果以亡妻歸葬再度受由且尹任家麻到之事則因受由

上京婚姬之間三度往見初往時則宰相抑泓同坐而詔再往

時則有一名不知送政堂上先其累往之由則溫先出京三往時則

書寫人申瀆歸到允溫先出其累往之由則溫先出京三往時則

及順天場馬請受之時而已先溫非如受有七日文士尹任京時驕軍

水牙爭不意獨身抽出奔忙馳還事只受七日之由而八月十

一日來京二十一日還去已為二十一日發程三十日還官則

求禮程途或九日或十日而為二十一日發程三十日還官則

豈不分畫夜馳去乎良木驛及南原尹伯衡家第亭止宿則的  
實伯衡家正宿時尹任及與仁竄逐之罪必是事也且黃苑寺留  
白汝之舅父以大幸相彼竄逐之罪必是事也且黃苑寺留  
二日及邊管次常獨自早去慕選之罪則十室之邑公事不  
多故山寺及川邊野次或被誅之後全不往來也且衙內如婢等潛  
來不止十度而尹任被誅之後全不往來也且衙內如婢等潛  
相枝決之事公衙與吏所不得相見也官舍坐在衙內如婢等潛  
巡到時八宿逢點後東門出歸則恐監司望見出歸于西軒整  
坐替上而歸也與尹任同心謀逆之事則允溫見出歸于西軒整  
以球禮縣監赴任妻則以病在家與尹任定婚癸卯春分前妻  
乃下歸本縣允溫言不妻曰尹任以武人位高無妻且多妾焉  
為其婦者豈有樂事仍以女子面醜足大之事辭婚於尹任任  
不聽而強之不巳牽制甲辰年四月為婚乙巳八月尹任伏  
誅乎日素無情分且職位等級懸隔謀逆之事豈可遽議於允  
溫乎求惜律生等以已違  
被罪人之事必誣服矣

甲子 上親傳 宗廟夏享大祭雩祀祭香祝○日微暈

乙丑 上親祭于 文昭延恩兩殿○禁府啟曰梁允溫不服

請加刑傳曰今又加刑則必至殞命後日加刑○兩司啓兩宗

等事忌晨齋及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事並不允

丙寅兩司啓兩宗等事忌晨齋及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

事並不允

丁卯傳曰尹仁怨片簡之事以李武之事通書于復昌日以

情跡敗露而獄中上疏言辭不恭

疏中日復昌大憲也臣大諫也亦臣也臣亦臣也一時共荷恩寵

者也一朝以彼聽人言乘怒之書而不辯彼此之情遽命下獄是豈獨有虧於前日待愚臣以信之道深恐以臣不肖之故而反啓從

日無窮之弊也以有識文官所為如此其用心則至為非矣然其母上言

情甚切迫其放之○兩司啓兩宗等事忌晨齋及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事並不允○上御夕講

戊申兩司啓兩宗等事忌晨齋及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海等

事並不允○戶曹判書宋世珩啓曰京倉題給事京畿監司啓

請矣然今年飢饉不如戊申年之甚見各官之報則民生亦不至

於餓死食菜蔬可以連命云頃日御史之啓則御史受九重之教

一民之飢皆一一啓達豈以此為民生之盡飢乎大抵今國儲匱乏

今年亦有旱氣若又失農則明年之凶何以救之以此本曹之意

欲不給京倉也傳曰雖豐年亦有飢民如今年之凶荒民甚苦之

見目前之飢死安忍不給乎世珩又啓曰今年不如戊申年之甚而

監司啓請多至三萬五千石恐國儲虛竭各官又有請勿受京倉之

處斟酌少給何如傳曰然則減數給之○傳曰旱氣大甚祈雨之

事斯速舉行

史臣曰古者一女失於東海枯旱三年今允溫為彥慤所陷今日加刑明日又刑期於必死寃氣之上徹無足恠也徒汲汲於祈雨抑亦末矣

○夜白氣自乾方至巽方布天暫時而滅白雲如暈貫月漸移南方而滅

己巳梁允溫逐日受刑死于獄中

史臣曰彥慤既告良才驛壁書大起丁未之禍納寵於李芭元衡此猶不足而又告允溫為一已固寵之資嗚呼彥慤之禍毒矣不善之積如此豈無餘殃於厥身乎

庚午 上幸成均館行酌獻禮試取文科金冲等五人武科趙然等十五人

史臣曰親幸芥宮酌獻先聖掃除廟庭之荒蕪招集散去之粉袍橋門增輝足慰悶鬱之人心第以異教與吾道並立崇信之意彼此無別斯文將喪士氣頓挫言念及此痛心何及



辛未兩○兩司啓兩宗等事忌晨齋方好義曹光遠申鍾朴毋  
等事並不允○憲府啓曰昨日謁聖時儒生等屯聚瞪目長立  
不拜禮官及軍士等雖促行拜而竟不肯拜者多矣及其還宮  
時儒生盡散不為祇送士看至此何以為國無賴之徒或因觀  
光駢闔輻輳盈溢場中故至有躡傷者豈不寒心請依武科有  
屬處許赴之例凡中外儒生赴試于京中者皆令屬于成均館  
下齋及四學籍其四祖一件則置于禮曹一件則屬于其司凡  
有科舉皆考其籍而許赴如有冒赴者削名停舉則儒生自有  
統領四館得以糾檢矣且外方則一件送于禮曹一件置于監  
司別試及會試並令相考答曰如啓○以任輔臣為吏曹正郎  
鄭宗榮為弘文館副校理李友閔為兵曹佐郎金希參為修撰  
許曄為副修撰○傳曰奉恩寺乃成宗大王陵寢寺故以普  
兩為住持取其能於任事也經筵之上疏劄之中多有言者紹  
修書院儒生等疏曰殿下尊普兩慈殿崇佛教欲致豐年云  
此皆無根之言也奉恩寺住持僧皆爭競多叢流言若信而罪

之則非徒不無後弊及陷於奸細人術中也蓋因咸鏡御史王希傑書啓而下教也

壬申王希傑書啓留中不下政院請下史官記之其書啓曰臣

僧人普雨初與逆瑠之奴僧同居于安邊黃龍寺草菴及乙巳八月逆瑠逃來使之穴處嚴問尋聞國家大索懼其及也忽移

釋王寺一日瑠奴持小簡來授普雨兩覽說曰近無吉日沙則退去居數日普雨索無儲米遂貸于他僧而設齋如是者非一

越七八日間瑠見獲乃避入咸興白雲山云普雨既知情藏匿又為逆賊設齋祈祝則免逆下道之事必無所不至臣雖道聽其

包凶逞妖之狀所不愚聞故敢啓其時營米之政院啓曰今見僧今尚在釋王寺而其寺住持亦詳知其事云

此書啓則釋王寺僧人亦有知者云請付有司推之傳曰此必

嫉普雨者欲陷害而為此言也以道聽塗說之事推之則不無

後弊決不可推也三啓不允

癸酉憲府啓曰今觀王希傑書啓普雨之事極為駭愕知其逆

瑠之情而為之隱匿至設齋祝凡有血氣莫不痛憤請命下御

史書啓于禁府推鞠治罪荅曰普雨事 慈殿已盡傳教于政

院矣奉恩寺近來虛踈故 慈殿擇開明僧人守護而他僧猜

忌無所不至明知其陷害之術豈可推之乎不允○弘文館直

提學李無彊等啓曰王希傑書啓之辭事關宗社自  
上諉以構虛置而不問至於三日之久臣等不勝痛憫請速先囚普  
雨又問希傑所聞之處並亟拿來憑鞫定罪耳目之官持朝廷  
公論視為尋常或塞青而遠退或嘿無一言是豈臺諫之道乎  
荅曰朝廷常憎普雨故終有如此浮言普雨誠如此則璫之見  
獲七年于茲豈至今日始發乎不允五啓不允○傳曰今日憲  
府來啓自上丁寧傳教故欲退而與同僚皆議更啓矣大抵所  
啓之事法司不得蒙允然後諫院從而啓之矣弘文館不待其  
來啓之間便駁兩司此弊自趙光祖金安老之時有之今弘文  
館不知事體而如此為之不無後弊普雨事朝廷以立兩宗皆  
出於普雨論啓久未得請咸欲滅普雨以大關宗社之罪羅  
織為此予實未便也其牌抬臺諫言其出仕之意予欲矯弘文  
館擊兩司之弊也

甲戌弘文館啓曰凡干亂逆之事不聞則已苟或有聞必當究  
極情狀得實則罪犯者無實則罪言者自古及今莫不皆然普

兩交通逆瑠之事希傑初聞諸北人皆曰避亂來寓白雲山至  
於再三聞之無異初聞跡涉交通法所推問不勝駭愕是以來  
啓而自上及指以羅織凡在推問之條悉皆留難臣等不勝  
悶鬱臣等聞在世祖大王朝李施愛叛於北方以韓明澮申  
叔舟為內應以此藉口彼二臣皆元勳大臣與宗社同休戚  
之人世祖明知其誣罔而猶囚之內府待其事決然後放之  
誠以宗社之事非私情所施而畫一之法非人君可得以伸  
縮之也況么麼一僧有何所關而自上牢拒國論一至於此  
也請先囚普雨分捕發說之人憑閱得實以快輿情四啓不允  
乙亥 上御晝夕講○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啓曰凡干  
亂逆之事則其罪不容於天地故虛實間不得已推之可以得  
其情也不可置而不問也普雨隱匿逆瑠之事已見於所聞不  
得不推也弘文館所啓當矣若以不緊之事而論臺諫之非則  
謂之騷擾可也此則實宗社之大罪故論臺諫之不即來啓  
豈可徒徒諉諸弊習而反以玉堂為非乎若一切以駁臺諫為非

則亦不無後弊憲府則來啓而諫院則非連日仕進之司故未  
及聞之國忌後將欲來啓之際弘文館駁之止皆小失玉堂非  
欲適臺諫也欲責備勸勉而然也請令臺諫就職答曰近來人  
心士習皆不正信聽浮言而經席之上疏劄之中多發無根之  
言雖曰山僧是亦民也豈可以浮言罪之乎玉堂之駁臺諫亦  
甚騷擾矣大臣雖不啓之自上亦欲矯此弊故強令就職也連  
源震再啓曰王希傑凡有所聞皆當啓之况聞逆賊庇護之事  
不得不啓之玉堂以此為大事責備臺諫也豈羅織普雨之事  
乎以此為疑則恐多有所傷也敢啓答曰其情如此故以為羅  
織也○兩司承命就職其臺諫前已避嫌故大臣啓之○兩司啓曰兩宗復立  
不可之意臣等論啓累月尚未蒙允不勝缺望隱匿逆賊厥罪  
惟均王法之所不可赦而人心之所同憤者也今者普雨既知  
逆瑠之情而隱匿之希傑之書啓已盡不可諉之於浮言窮推  
得情虛實自現請速下獄明辨虛實答曰並不允

史臣曰奸僧普雨領袖緇徒負兇逆之罪自上庇護至此

以為不崇信可乎臺諫有苟嘿塞責之失顯被物論不可一  
刻在職而苟且就職可乎名為臺諫而覷然行公其失體甚  
矣而玉堂亦無一言之及主張公論之地果如是乎上護奸  
僧下好循嘿異類之橫行何足恠哉

○弘文館直提學李無彊等上劄曰伏以亂逆之罪人所共討  
雖骨肉至親勳舊大臣有不得容貸者誠以宗社大罪不可以  
撓之朝廷公議不可以掩之也今普雨之事涉於黨逆宜即究  
竟以正王法不可模糊含忍以墜萬古之常典也有罪無罪必  
推閱事干然後可得虛實固不可先揣不實而徑縱宗社之  
大罪也設使普雨為人所憎嫉奸細者從而誣之此習亦不可  
長也所當明聽斷罪以振朝廷之紀綱不可使奸細之徒肆  
其誣罔而無所懲也再上劄論之不允

史臣曰無彊李芑之腹心也不學無知一暴戾鄙夫也乘時  
附勢與陳復昌韓智源元虎變羅允明等朋比締結為鬼為  
蜮擯斥賢士一網打盡一時之人重足側目欲食其肉尚保

首領揚揚於經席之上獻替可否實為明時之羞豈不深可痛哉

○傳曰許磁死於謫所錄勲之人也其以禮葬之○夜月微暈丙午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持平閔堯正言 崔塙啓曰昨日臣等論啓兩宗之時銀器及忌晨事忘却未啓殊失臺官之體在職未安請適答曰勿辭○弘文館再上劄請鞫普兩事不允○兩司三啓請鞫普兩事不允又啓兩宗及忌晨齋等事不允○諫院啓曰罪人許磁既以其罪竄黜之又命禮葬以寵異之功不掩罪而初不削功已有物議今豈可待以元勲乎好惡顛倒莫甚於此請還收成命答曰許磁於國家不無其功况身死於千里之外以妻子之力不能護來送終也不允後累啓不允

丁丑 上御朝講參贊官洪曇曰近來賞格太濫賞者雖所以勸人濫施則人心懈怠 先王朝賞典甚重故或以嘉善陞嘉義以資憲陞正憲賀客盈門今則不然以嘉善資憲而陞嘉義

正憲則人不為貴也近者實錄廳賞格時資窮者給馬未資窮者賞加是馬反為貴而加資為輕也至於應製之時賞格亦甚濫焉若此之事自上宜斟酌焉○弘文館再上劄請鞫普兩事不允○兩司三啓請鞫普兩事不允又啓兩宗及忌晨齋等事不允

戊寅 上御晝講○弘文館再上劄請鞫普兩事不允○兩司三啓請鞫普兩事不允又啓兩宗及忌晨齋等事不允○憲府啓曰直提學李無疆陽托公論陰濟已私情狀敗露臣等請盡言之慶尚道御史所捉醴泉不法文書內有直提學宅租二石之文無疆恐其見罷奔走請免曰無署押印信文記不可用也同僚以為雖無署押印信既有前例又已啓下不可不用也因此懷嫌之際適有普兩之事陽托治逆黨之公論陰濟駁臣等之私情上以欺君父下以罔侍從其兇慘之狀極矣近者罪人陳復昌陽托公論陰濟已私至受黃李沃之賄賂而擊駁兩司今之無疆之術即復昌之術也前後小人之情狀若合一揆此士林



之所以切齒而公論之所以激發也臣等伏見前日 上教有  
陷於小人術中之語洞見肝膽至於此極臣等知之而不言何  
以彰自 上之聖明乎如此之人不可齒在朝列以誤 祖宗  
萬世之業請削爵遠黜使不得接迹於都下 荅曰無疆有小人  
之術則當於微細之時除去矣然遠黜過重罷職可也再啓不允  
○月微暈兩珥色白

已外 上御慶會樓觀武臣射○兩司三啓晉兩事不允又啓  
兩宗及忌晨齋等事不允憲府啓李無疆事不允○弘文館上  
劄請鞫晉兩事不允○日微暈

庚辰 上將觀射于慶會樓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啓曰  
臣等八闕始聞春堂臺祈雨雖非親祭既命獻官何異親行今  
此觀射之事當此遇災致誠之時行之未安退行何如傳曰退  
行於後日○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吏曹判書尹旼左參  
贊任權禮曹判書鄭士龍兵曹判書安珪刑曹判書李薇判尹  
李名珪戶曹判書宋世珩議磨天嶺不可設關之意

經筵有啓  
故議之

前日曾已議啓若設關嶺上遣官守之則必須多率軍人以為  
譏察本道土兵不足沿邊防戍尚且單弱用何軍以守關乎流  
移逃散者攀緣山下可以潛通亦可乘夜舩運則雖有關何能  
盡禁乎且六鎮道路寫遠區域迴隔自 祖宗朝懷綏之道至  
矣今於中路設關限之則北道之人不無失望之意况後世萬  
一阻關作耗者則慮有阨塞難制之患臣等之意以為不設關  
為便傳曰可○兩司再啓晉兩及李無疆事並不允又啓兩宗  
及忌晨齋等事不允○弘文館上劄論晉兩事不允○夜南北  
方如火氣

辛巳 上御晝講知經筵事金光準曰臣為賑恤使親見就食  
之飢民皆疲瘠殘疾之人雖救活無所用者也然不忍目前之  
飢餓故以米豆相雜而饋之使不至於飢死而已大抵一場就  
食者或百二三十或七八十矣○兩司再啓晉兩事李無疆事  
並不允又啓兩宗忌晨齋等事不允○弘文館上劄論晉兩事  
不允○憲府啓曰永川君眉壽扶安正碩壽兄弟之間大相悖

戾至有用毒藥之言極為駭愕本府已推事奸藥器亦已現出  
如此大事本府勢難推之請下禁府窮推歸一答曰如啓後眉  
壽將脫罪憲府更啓削襲職終不允

壬子 上御朝講○兩司再啓普雨及李無疆事並不允又啓  
兩宗及忌晨齋事並不允○弘文館上劄論普雨事不允○日  
暈色內黃外白

癸未遣同知中樞府事任虎臣如京師賀 聖節○兩司再啓  
普雨及李無疆事並不允又啓兩宗及忌晨齋等事不允○日  
暈

乙酉弘文館上劄論普雨事不允○兩司啓普雨及兩宗等事  
不允○李無疆事停啓

史臣曰無疆因清原攀緣內間籍李芭陷害士林論啓累日  
不即快從恐有意外之禍咸懷保全之計始雖發議而終未  
強執惜哉

丙戌兩司啓兩宗及普雨等事並不允

丁亥。上御朝講。特進官宋世珩曰：前者軍資倉所儲百餘萬石，今僅五十萬石，而曾散之穀幾二萬五千石矣。其遺在者亦皆陳腐，不合於國用。是以用舊蓄新，是乃國家之本意也。頃者分給之時，米或少，陳則民不肯受，至於開三四庫而後受之。故臣親自看品，而給之他邑之民，則受去而積於連川、陽智、通津、金浦五邑之民，不受。誠若飢饉，則豈暇擇米之精麤乎？且其民等多，穀不恭之言，罵辱官，負故其領，來守令既已推之矣。臣前者因宗廟重修而見之，則棟樑腐毀者過半。蓋我朝建都于此，幾二百年，公廡宮闕無不如此。若雨水則將一時頽圯矣。如其修泮宮，復闕宮，雖凶年不可不舉。况於宗廟乎？春秋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須速奉審而修理，如重創淨業等事，徒為虛費而已，是不可已乎？伏願殿下以勞民為重，而用之於所當為者，幸甚。○上御晝講。○兩司啓：普雨及兩宗等事，並不允。○以趙士秀為弘文館副提學，李夢亮為慶尚道觀察使，李世璋為承政院都承旨，鄭惟吉為右承旨，權轍

為左副承旨洪曇為右副承旨尹玉為同副承旨李鐸為弘文館典翰慶渾為禮曹參議成世章為弘文館直提學李士弼為應教鄭宗榮為校理金希參為副校理李重慶為司諫院正言許曄為弘文館修撰金貴榮為副修撰柳順善為博士金汝亨為著作○夜流星出三台上階星下黑雲中入房星大如鋒尾大一尺許赤色

五月戊子朔 上御思政殿講試儒生入格者賞賜有差○兩司啓晉兩及兩宗等事不允○弘文館上劄論晉兩事不允○全羅監司鄭彥慈狀啓曰僧人泰華高勳持偽造住持差帖及兩殿套篆詐稱內出魂記而橫行於諸刹請遣京官推考傳曰此狀啓下于刑曹泰華等捉來推之○夜飛星出元星上入天倉星下大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己丑 上御朝夕講○兩司啓曰晉兩及兩宗等事所關俱為重大而臣等職忝耳目之官論執累月誠未格天故經席之上重被物論任權於經筵而啓曰云此雜出於二人之口而實乃

一國之公論也臣等豈可覲然在職乎前者雖被侍從之論出於一人之私情故臣等龜勉就職今則一國之公論如此決不可在職請遜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兩司退待物論傳曰豈以經席一宰相之言為臺諫之去就乎命招兩司出仕○兩司承命而來又辭退傳曰明日命招就職

庚寅 上御晝講特進官尹溉曰今臺諫侍從論執之事大關國家非但臺諫侍從可以論啓朝廷上下皆可以各陳所抱也經席之上有啓臺諫循例論執者其意至當當此大事在輔弼之臣亦當啓之而大臣暫啓而退其何以回天也傳曰凡亂賊有輕重焉有虛實焉人君之心欲無冤枉於人今晉兩以道聽塗說之事不可推鞫之意已盡言之彼雖山僧其實無罪何忍起此大獄乎臺諫侍從及大臣處反復盡言而強欲取勝此習豈其宜乎 中宗朝趙光祖金安老少不聽納則多設不敬之言必欲自勝而專執國權 宗社幾危予洞照此弊故今欲矯之而不允耳朝廷宰相臺諫侍從之啓非不足也又何如此啓

之乎昨日任權多有迴激之言欲為可否而疑其厭聞不言耳  
普兩之事全起於猜疾之人不知聽何人陰囑而如此啓之也  
非目覩之事而不信上意至為不當此意政院其知之

史臣曰任權尹溉以先朝舊臣憤其賊僧之事吐盡赤心  
言頗慷慨蓋為國為君而發豈非苦口之藥終利於病乎  
况引卒肫之事以為後鑑責臺諫之慢以警尋常尤為藥石  
之言而反以為過激非厭聞乎先祖抱性理之學有引君當  
道之志有懷必達忠貫白日反以為向上無忌為人主而望  
臣之言遜乎和顏喜納猶未敢盡陳於雷霆之下况訑訑拒  
之落落難合乎齊民盡趨於桑門普兩終為僧王何足怪  
哉

史臣曰權素稱剛直溉亦誠懇已著者也三朝舊臣白髮老  
宰為國之心亦豈少哉兩宗之事大累 聖治舉朝立廷臺  
諫侍從連章累疏 天聽邈然無望改悟必危言謹論出於  
尋常然後可以激勵 宸衷故權忘身極言涕泣以諫溉亦

及覆丁寧懇惻盡言然自 上不惟不聽反以嚴辭下答至  
舉趙光祖金安老言之豈徒不知任權尹澆之誠懷乎光祖  
安老之是非亦皆顛倒國家之事言之於悞

○上御夕講○兩司啓普雨及兩宗等事不允○弘文館上劄  
論普雨事答曰雖逆賊之事豈無輕重虛實乎予明知姦細之  
徒暗害之術少有可疑則何不推乎不允且捕瑠在乙巳九月  
間其時此僧不在於此而在於他處矣

史臣曰近來人之被逮於黨逆而陷於非辜者無數未嘗以  
傳播之言寬賞而獨於一妖僧所犯以為浮言牢拒公論至  
教曰陷於姦術虛誣冤枉者何哉且山僧之去任日月非內  
間所知也而捕瑠之時此僧不在此而在於他處云者何  
哉

○夜流星出貫索星入北斗星大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辛卯 上御朝書房講○兩司啓普雨及兩宗等事不允○夜流星  
出天市西垣入巽方天際大如梨尾長七八尺許色赤



壬辰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啓曰近日旱氣太甚京畿與  
清洪初面全不付種而節候已晚雖付種處亦無滋潤之氣不  
得立苗今者民生飢困若又失農將何以生活乎如臣等不德  
冒居相位故有如此大災若擇賢相而任之則災變可弭民生  
可活矣請速遜臣等之職答曰日日望雨略無雨徵且夏月雨  
雹此皆由予多有失政而然也勿辭且避殿減膳雖是文具末  
節旱氣若此故欲為之矣連源尚震回啓曰避殿減膳雖曰文  
具末節然遇災警懼不可他求也此雖古事足以示警懼之意  
也○傳曰近見刑杖物故者多必刑曹不慎刑之故其以此意  
言之連源尚震同議啓曰獄訟之間冤枉必多亦足傷和名災  
令中外官吏凡獄囚經年久滯者及情涉冤枉者一切審理又  
事干疑獄者具由啓聞廣議疏決答曰如啓○弘文館上劄論  
普雨事不允○兩司啓普雨及兩宗等事不允

癸巳 上御朝講于思政殿答下○領議政李苞身病呈辭傳  
曰差愈之速予日望之安心調理勿辭○兩司啓普雨及兩宗

等事不以○憲府啓曰我 中廟朝雨水愆期則輒停營繕之舉蓋土木之役足以召災而呼耶之聲恭所以應天之道也仁壽之役經年不止怨聲載路而 上不之知此果修省格天之實乎如不得已姑待豐稔可也請速停罷以答天心答曰仁壽宮功役幾畢欲待豐年而遽即停役不可也○日暈色內青外白

甲午 上銜朝講叅贊官金澍曰頃者任權尹灑於經席有呀

陳達其心非為一身也惟欲無累於君德而已自 上嚴辭而

峻責之在傍聞之猶且恐懼况親承傳教者乎遇災之時雖草

野之言猶當使之罔有攸伏而况於宰相之言乎如此則雷霆

之下雖欲盡言而不可得矣特進官柳辰全曰在 中宗朝如

孝子順孫節婦則有供饋之例故臣為全羅監司時遇到古阜

郡有一婦人服夫之喪至於九年之久聞 中宗升遐別設一

位而哭之手制喪服而服之又 仁宗升遐亦然三年喪畢後

乃焚國喪之服而還服為夫之服夫以村巷一匹婦其處事若

是不知其何以能如此也如蒙褒獎足以使人有所勸矣侍讀  
官王希傑曰節婦之事在所當勸如鳴陽副正之妻年七十七  
矣其夫之死已至四十五年之久而服喪素食祭祀不懈以士  
族婦女居於都下猶不得蒙褒獎非所以使人勸善之道也傳曰  
古阜節婦及鳴陽副正妻詳問以啓○弘文館上劄論普雨事不  
允○兩司啓普雨及兩宗等事不允○日微暈

乙未 上御朝講司諫鄭裕曰臣頃往全羅道聞之連山珍山  
之間有賊窟穴於其中而鬚首者居多行路之貨財村巷之牛  
蓄殺掠無忌驅平民以為黨劫婦女而姦之請速措捕知經筵  
事鄭世虎曰近來連歲凶荒閭閻之間雖蔬果之微皆以米穀  
交易以此民食尤艱考之大典國幣非但綿布亦有楮貨之法  
今若用之民亦便之請議于太臣行之○上御書講○兩司啓  
普雨及兩宗事不允○禮曹以鳴陽副正妻金氏節行實狀聞  
傳曰孝節俱全旌表門閭褒獎可也  
丁酉兩司啓普雨及兩宗事不允

戊戌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臣聞近日經席之上所啓稍有過激之辭自上以趙光祖金安老時氣習為教人主向

背所關至重言雖過激不出於私則當示以優容之量也趙光祖果是過激之人盡逐舊老之臣欲致至治於一朝大言無實者爭相付託卒使朝廷紛擾故其付託之人及其失志之後區區之態倍於常人金安老則托公濟私務為自勝之計如此之習自上洞照而欲矯之上意至矣然近日臺諫宰相所啓

之事言雖過激皆藉為身謀也復設兩宗不治黨與大累君德故見君之累舉不忍謂吾君不能而如此啓之也自上所當垂察也○兩司啓普雨及兩宗等事不允○遣大臣祈雨于

宗廟社稷風雲雷雨壇累舉祀典而不得雨故也

己亥上御朝講○兩司啓普雨及兩宗等事不允○弘文館

上劄論普雨事不允○月暈兩珥色白東方南方如火氣

辛丑兩司啓普雨及兩宗等事不允○弘文館上劄論普雨事

不允○日微暈夜月微暈有雲五道如氣自北方至暈布天色

白良父乃減

壬寅左贊成申光漢啓曰大提學凡事大文書及交隣書契一應文翰之任皆所獨當臣年老昏耗今則衰老日甚非但不能治任中朝建儲天使必出來矣大提學例為遠接使尤非衰老之人所堪請以年少有才之人預授其任傳曰大提學之任何可輕適勿辭光漢再辭傳曰當議于大臣處之

史臣曰光漢儒者也以己卯餘類落職退居于陰竹之元亨里環堵蕭然日以書籍自娛垂二十年及蒙收叙歷臺諫秉文衡其所著述有足可稱為詩文清高典雅非俗流所可企及至是為當道者所不悅并與其文章而毀短之固辭請免但性頗迂僻處事未免有不中之弊拙於吏治臨事茫然此其短也

○兩司啓普兩及兩宗等事不允

癸卯

上御朝晝講

○兩司啓普兩及兩宗等事不允○弘

文館上劄論普兩事不允○日微暈冠履

甲辰 上御朝講○兩司啓普兩及兩宗等事不允

乙巳 上御朝晝講○兩司啓普兩及兩宗等事不允○憲府

啓曰誕日陳賀乃朝廷大禮專廢不行至為未安况八道箋文  
皆已陪來雖未得依例陳賀請以權停禮行之答曰如啓○弘  
文館上劄論普兩事不允

丙午兩 上御朝講特進官安珙曰武人雖有武才必見兵書  
然後可知行陳間節制之事矣請印頒兵書使武人得以見之  
史臣曰珙性固執頗有廉名但畏劫孤疑臨事煩慮不自勇  
斷私意起而又惑者數矣識者短之

侍讀官王希傑曰臣奉使咸鏡道聞慶源囚人朴彭老前為造  
山萬戶時適慶興失農軍民皆將餓死而其時府使南龜年不  
散給官穀彭老以龜年不恤軍民之狀牒報兵使龜年因此懷  
嫌軍士逃還其家者以彭老為受賂放軍報兵使受刑七八次  
囚滯至于五年其冤悶可知臣如構陷故啓之○兩司啓普兩  
及兩宗等事不允

丁未傳曰來二十五日中宮殿誕日六曹進上勿封進○兩司  
啓普兩及兩宗等事不允○弘文館上劄論普兩事不允

戊申兩司啓普兩及兩宗等事不允○憲府啓曰外方軍士以  
侍衛上來者死亡相繼輦轂之下宿衛之卒至於飢死極為慘  
酷請令該司各別賑救答曰軍士飢死如此何不就食於賑濟  
場乎依所啓各別賑救

己酉以權停例行誕日賀禮○弘文館上劄論普兩事不允○  
兩司啓普兩事不允兩宗等事停啓

史臣曰兩宗之立乃邪正消長之機國家安危之判有言責  
者當碎首玉陛期於回天可也遽即停之彼春年智源之輩  
何足責乎

辛亥禮曹啓曰大明會典今方印出而朝鮮國王之下註有不

美之語請只印朝鮮國王四字勿印其註傳曰如啓○兩司

啓普兩事不允○弘文館上劄論普兩事不允

壬子兩司啓普兩事不允○白雲如氣自乾方至巽方布天良

久乃滅

癸丑以兩宗應行節目傳于禮曹曰作急移文于兩宗及八道使之預諭諸寺刹○兩司啓普兩事不允○憲府啓曰我國百物皆有市塵而書籍獨無是以雖有書而不得賣焉以此書冊極貴文風益衰請令該曹別立其肆使書冊易於買賣答曰書肆事似乎新立大臣屢議之

史臣曰春年輕浮邪譎之人也國家之事我獨當之文翰之事非我其誰故日以紛更立法為事書肆者國家二百年所無之法欲新立之以為專擅用事之張本又曰詩家字字有聲我獨知之一時年少喜進之輩爭趨附之挾冊師事者五六人咸指笑甚者曰若不附春年何以掩吾身之過惡而得為清顯之職乎有引其朋而謁見者當時尹元衡雖執國柄依元衡之勢而用事朝廷者實春年也故其所為如是可勝痛哉

○領議政李苞議祖宗朝設特進官之意甚美與經筵堂上三



時入侍此乃義事豈料廢事之害哉左議政沈連源議臣聞成宗朝設經筵特進官者所以廣接宰相而各陳所懷也雖止於朝講入侍日復日日循環不已舉朝宰相無不接見而凡有所懷亦足導達特進官只令入侍朝講退而治事允為便益右議政尚震議特進官既參朝講不須廢棄職事更參晝夕講而已從李苞之議令連入朝夕講未以輒改事體未穩上從震議○李苞議申光漢啓以年少有才之人預為大提學而治其任近年以來文士之有才藝者率多務取華顯之職而不務文章之實故職帶知製教弘文館讀書堂之員不勤讀古人書文章巨擘於何出乎光漢既老病則遠接使之任恐不能堪令光漢舉以自代何如沈連源議主文之任甚重不可因其辭而輕遞申光漢雖云衰老尚未及致仕之年豈不能堪任也雖天使出來遠接則可差遣他人尚震議文衡重任不可輕遞祖宗朝至授台職而猶為兼帶申光漢不至衰老未可以自讓遞之如遠接之任不無可當之人臨時上裁傳曰勿遞○弘文館上劄論晉

兩事不允○以宋贊為議政府檢詳鄭浚為弘文館校理  
甲寅慶尚監司李夢亮拜辭傳曰近來蘇復民生之事雖丁寧  
下教下無奉行之人予實憂念卿久居近密之地必知予意特  
加一資使主本道須體予意盡心為之且卿若務從簡約以為  
表率則守令豈不感化乎○兩司啓普兩事不允○憲府啓曰  
書肆之法臣等非初創而為之也在 中宗朝已立其法而廢  
閣不行故只欲申明而已自 上春秋鼎盛學問高明事之是  
非法之便否已涇渭於宸衷而數數收議似為煩瀆書肆申明  
之事請勿留難答曰如啓○領議政李苞議各道驛路殘弊莫  
甚於此時故不得已有文官差遣之命赫但勢難有紊於  
祖宗官制不若仍舊貫之為愈也擇送察訪有成效者陞職不  
能蘇復者降黜則無弊矣左議政沈連源議參禮成歡察訪以  
三館中有名望文官差遣之事出於言官之啓其合於設官分  
職之意則未可知也然其要則急於蘇復也當初建白之時其  
箇滿適遷與付祿等事必有處置之方依初建議施行為便右

議政尚震議文官門蔭之職各有其處見門蔭之不能堪任輒

以文官差遣勢有所不能各驛之殘弊非獨兩道為然况設官

分職祖宗成憲不宜輕變為監司者嚴明黜陟則自當畏戢

而盡職矣先是吏曹啓曰承傳內參禮成徽兩驛察訪以三館

館去官而仍在而箇滿字察訪六品之職其掾兵曹當升降付

之以參下官外付六品者便如權知則三十期之間可以去官

矣考博土著作則為察訪未久即當去

官而數適則反無慈復之事請議大臣

乙卯兩司啓普兩事不久○元子生○乾方良方巽方天中黃赤

色照曜未久而滅

丙辰傳曰今此赦文依丙申年例雜犯死罪以下並赦之永屬

定屬定役之類令義禁府刑曹無遺書啓收職牒罷職永不叙

用無故作散人負亦書啓為元子又傳曰罪人緣坐及以營救

逆賊而被罪者得罪朝廷者並無遺書啓○百官以權停例陳

賀仍頒赦中外蠲減京外辛亥年五月以上逋欠在官者各加  
一資○吏曹啓曰去乙巳年在先朝被罪收職牒人等命本  
曹辨輕重書啓而本曹不敢擅便請與大臣同議書啓矣今則

何以為之且得罪朝廷不容公議廢棄不叙者亦何以議傳曰  
無遺書啓則當辨輕重付標

丁巳藥房提調李芭安瑄李世璋啓曰元子避寓事臣等今始  
聞之三伏盛熱外間安有清涼之處乎乳媪雖謹陪侍而小家  
人氣薰熱如不得已醫負並令侍直何如政院啓曰元子誕生  
七日前避寓至為未安傳曰七日回避寓自 上亦知未便然  
勢不得已也醫負定送可也

六月戊午朔量移權應挺權應昌于中道李首慶宋純慎居寬  
于近道鄭惟沉尹忠元放還田里尹汝弼具滄申秀涇李湛宋  
希奎白仁傑閔起文黃博安額許忠吉金禧年林復李雲孫  
李浚慶柳涉並命放還

己未傳曰前正郎朴承任前修撰柳景深前檢閱鄭惕令銓曹  
叙用而承任景深外任除授

庚申申勉黑雲中有氣微白初出上澗下狹漸升為長長可二  
丈許良久而滅

辛酉 慈殿傳曰中官產室醫員洪沈柳之蕃鄭鶴年各加一  
資其餘醫女各人等賜物有差○慈殿宣醞于政院曰朝下賞  
物今又賜酒者慶事非常故聊示予喜意而已○未時太白見  
於午地

壬戌弘文館上劄論普雨事不允○憲府啓曰各驛之設專為  
傳報近來仕宦之路不公賄賂之門大開爵賞之權盡歸卿相  
之手政曹之長反同執簿之吏故內外之任皆不得人而至於  
察訪則所率不過驛卒而割剝漁取亦足以致富故恣其貪虐  
以遂其欲此臺官之不得不請遣文臣者也請依前臺官所啓  
其所陞遷依本館次第其祿俸亦依本館之職答曰限蘇復間  
以文官差遣○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癸亥檢詳宋贊以三公意啓曰國有大慶徒流付處充軍雜犯  
死罪皆已開釋而永不叙用不齒仕版獨未蒙恩並蕩滌何如  
答曰啓意果當然見其罪目或有關係國家者或有宜於永  
不叙用者故累經大赦而不得蒙宥矣若輕釋則後人無以懲

戒以是斟酌矣其抄啓單子還入可也

甲子 上台對○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丁卯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戊辰 上台對○吏曹啓曰文武雖曰一體然武科則以弓馬為本業故或有不能於字牧之任者四品以上實迹現著者外並令薦舉傳曰如啓○夜月微暈流星出河鼓星入西方天際狀如彗尾長七八尺許色白

己巳憲府啓曰武科專為捍禦邊城瓜牙王國置陣執戈乃其所業而聽訟理民非所任也故有武材之人不得為內地守令例也兵曹同議守令則實邊將也非他邑宰之比沿邊之邑固不可待薦舉差之亦不可以為薦舉而以武人為內地之守令武科人勿令薦舉答曰如啓

辛未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壬申日微暈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癸酉遣弘文館正字金汝孚擲莚于刑曹繕工監軍器寺仍傳

曰軍器寺柴場設立專為弓箭房點火而頓無烟火之氣云當該  
官負推考○傳曰兩宗住持已令給職牒而迄未施行何耶  
吏曹回啓曰本曹則下批給職牒而已禮曹當書送僧名而時  
未及來耳傳曰其催促禮曹於後政給牒可也

史臣曰兩宗之事朝廷既不得請而退方懷悶鬱之時又命  
給職牒將見僧徒益熾而無所忌憚可謂流涕痛哭者也  
○以安世遇以刑曹正郎李之信為司諫院獻納元虎變為弘  
文館副校理崔場為司諫院正言

甲戌 上召對○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夜月微暈

乙亥以內需司奴檢同告狀下于政院曰內需司奴婢復戶自  
祖宗朝為之故南原奴婢稅外復戶再三捧拳傳行移而南原  
姦吏等專不舉行如有陳訴之人則或稱部民告訴或稱盜賊  
羅織虛罪操弄侵虐至為姦暴記官梁萬里依元惡鄉吏例令  
刑曹推考南原府使判官不能禁抑而聽下人所為令其道監  
司推考○日微暈

丙子 上視膳于 大王大妃殿及 王大妃殿

丁丑日微暈

戊寅大雨雷電

己卯 上召對○傳曰 大明會典 宗系改正事前者 皇

帝至下勅書故日望其改正而至今無黑白來二十五日禮官

及大臣詣闕時同議奏請之事○未時太白見於未地

庚辰奉常寺提調李苞任權啓曰前以 文昭殿器皿過大臣

等詳議啓請即蒙允下椀及甫兒鍾子等依橫看次次改造而

今者殿提調等又請改湯椀十二餘皆仍舊云大抵臣子之心

為 祖先欲致豐厚豈有窮已但天地生物自有定數不可過

濫故聖人制作必有定限周公於周禮定為限制如鼎俎饗豆

各有規矩尺寸容入之數不可無限制而濫用故也王者以天

下為家凡所自奉雖極天下之美無所不足而供奉之具亦有

定限皆所以敬天愛民之意也凡享祀之道要在誠敬不在

膳羞之豐盛臣等欲改過大者非所以欲改 祖宗舊制



也磁器之類國家祇有定規乃匠人任意燔造而末世奢侈爭尚豐大而及其後也磁器易破代以鍤器當時有司不知裁損體樣仍磁器之形而過大如前此器若先王定制或古先聖賢之制作則有不可改之理矣今者乃仍未俗之弊匠者之造而致有無窮之弊則改依橫看舊規有何不可近年飢饉荐臻百物凋耗凡所供進皆出民力弊至於此而膠守不改則末流滋蔓終無以救之矣又以為器皿體少則剩餘之物置之為難云臣等詳究祖宗舊規凡祭供之物常有餘裕非謂盡其數入盛也凡物必有精麤元數有餘然後方可擇其精美而供進其他麤末除滓不雜於祭需故剩餘之物不問去處亦不為置處則定規本意於此可知臣等竊意致誠致敬不在器皿過大饌膳豐厚要在專一心神致其潔淨而已今只改飯湯碗十二餘皆仍舊則一般湯碗體制殊異享祀之禮尤為非便不可不盡改令該曹一依祖宗朝橫看舊規次次改造以除萬世無窮之弊傳曰祭以誠敬為主而一依先王舊規所啟當矣但

前者以飯湯磁碗過大而所入之醬甚少以此味不適中云故但令改造飯湯磁碗耳所盛之物與器適中其來已久今若盡改磁碗則物多剩餘未安於他用又後計之不可盡改他碗○憲府啓曰懷德懷仁極為殘弊比之私家尚不及焉今若不救未為棄邑請依禮安等例勿許挈家請並差遣文官答曰如啓

史臣曰是時大奸當國肆行貪濁賣官為事以掊克之輩圖充臨民之官掌銓曹者俛首聽令有同胥吏至以折簡之高下次第注擬不問人之賢否以此昔日富庶之邑皆至於疲弊况懷德等縣本是殘邑者乎

○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辛巳傳曰兩宗其廢已久凡事無文書可考該曹亦不應詳定一應禮貌使兩宗自察為之○有政摘奸于政廳

史臣曰是時請托寔煩賄賂公行薦人之際用人之間不察其人之賢與否而見其勢焰之盛不盛請簡之高不高此習因循公道掃如至使外人議于未政之前曰某也捧某相之

簡今政定拜某官矣某也納某物于某相今政定除某職矣政目一下如合符節馴致此弊末流難救嗚呼惜哉

○日微暈未時太白見於未地夜月暈色白

壬午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吏曹判書尹漑左贊成申光漢禮曹判書鄭士龍刑曹判書李薇知中樞府事洪暹同知中樞府事申瑛禮曹參判沈通源刑曹參議權祺工曹參議鄭大年禮曹參議慶渾僉知宋福堅承命會議啓曰宗系事累蒙列聖詔旨許令改正况又皇帝將此意明降勅諭我朝亦遣使謝恩其為蒙許改正似無餘蘊今若以請改之意奏之則有乖前日稱謝之意若以久未印頒之意奏之則似涉欲速其間措辭實難臣等之意似難奏請領議政李芑

芑病議在家

宗系事

累次奏請已得蒙允但大明會典皇帝新降法條無時可

了故至今未畢修完也大明會典未畢修完則安有改印之

冊乎以未見改印之冊不信皇帝之勅以為不改正欲更奏

請臣未知其得宜也○以李滌為漢城府左尹金明胤為平安

道觀察使金希說為慶州府尹金光軫為全州府尹吳誠為永興府使金漢軼為吉州牧使○特命以普雨為判禪宗事都大禪師奉恩寺住持守真為判教宗事都大師奉先寺住持史臣曰崇信賊僧官以判事公然下批有同朝官其於政體何如普雨等亦以秩高官負自慶頭玉腰紅前列引路之人又吹雙螺警路前後擁衛彌滿一望諸山僧徒仰若人君趨走送迎莫敢少違目以僧王又為文書通關列邑報牒禮曹公然可否無異各司之體此由於教以禮貌自察之所致也驅一國丁壯於八道山寺以奉奸僧細瑣之事盡通官禁末流之弊可勝言哉

○日暈色內黃外白

乙酉憲府啓曰兩宗禁斷事目只舉公私賤才白丁而不及鄉吏驛子官屬有軍役請並入事目一樣禁斷驕縱妄行者只令兩宗禁斷則兩宗耳目不可遍及於外方請並令守令禁斷逃遁窮山雖自為惡難以現設治之請設陳告治罪事目大典續

錄內軍額數盛間勿度僧請申明勿令度僧自 上復兩宗專

為救僧弊而已僧之紀律非所問也頃者下教曰兩宗廢之久

矣彼必不知其禮貌也依舊察禮事諭兩宗可也云臣等不知

所謂禮者何禮耶置之於外猶之可也若使出入都門又復治

禮則非前日「教之意而大缺臣民之望且晉兩凶奸無狀之

態國人皆知之以虔奉息寺其誣上行私亦已甚矣頃者朝廷

方論其罪而偃蹇自縱了無疑懼傲悖之言 方論啓之時兩乃

天何管人是人非我不知無所不至其陵一時而平朝廷極矣罪黜不加而

及使之為緇髡領袖名號加焉爵牒尊焉印章給焉以寵異之

未知使緇流何所矜式於此人耶非所以示四方而勉一世也

臣等不勝寒心請削其名號而勿令接迹於陵寢寺中凡兩宗

之僧亦依前日下教禁僧之例勿令出入城中若曰僧人禁斷

事目添入事如啓驕縱妄行者則兩宗禁斷矣若並令守令禁

斷則必有奸吏無窮之弊不可改也陳告治罪則雖似可為亦

慮人心巧詐反或生弊故令以其類有罪過者則告官或兩宗

治之耳勿令度僧之事則今者久廢度僧之法故又有混雜之弊度僧之外當一切刷出以定軍役不須改之以依舊察禮事諭兩宗之意則兩宗之法廢之已久僧徒所當為之事不能詳察為之故欲令傳習於年老事知者耳普兩事豈皆此僧之自作乎且此僧本自疑懼不欲受任只因 慈殿為 祖宗陵寢欲令堪任守護者為住持故不得自任去住耳兩宗僧勿令出入都城事或因公往來禮曹耳此外他無出入之事不必別立法條也

七月丁亥朔傳曰同知李夢麟武臣試射連三次居首加資可也

史臣曰夢麟雖有武才到處以侵虐軍卒屢被重駁而位至二品已為猥濫今又以射藝至授重加爵賞之僭甚矣

戊子日微暈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己丑憲府啓曰災傷之法庚戌年因大臣議得盡改 祖宗之法所益甚小所損甚大民生之怨莫甚於斯以災為實者損下

益上故以五十卜罷之以實為災者損上益下故以十卜罷之者大典之法也今者以實為災則仍用舊法而以災為實則雖五十卜以公罪論之而不罷故守令等恐其獲罪例報以災為實雖未收一束之禾皆納其稅民生極為冤憫請一從 祖宗之舊規答曰議大臣而處之

庚寅領議政李芝議國用莫大於田稅田稅之法不定非但不足於國用守令之罷職者衆而監考書真勸農得罪者多亦非為政之善也大典常定田稅至為詳密視三代什一之稅不輕不重得其中制自 祖宗朝行之既久踏勘得實國用有餘民生亦不至怨苦而 成宗朝倉庫皆滿無儲米處光化門內東西兩行廟闕內友善堂儲米充棟滿戶不可勝用非但百官祿俸工匠廩祿亦皆有餘自經廢朝倉庫虛竭百官祿俸幾無以充給 中廟中興克復舊物儉弱率下財不妄用倉庫稍實然而年分災傷之實不如 成廟之舊論者皆以為藏富於民不遭災傷故差官而遣御史雖無災傷處皆令踏驗年分等第亦

令審驗人之所見不同奔馳馬上一見之際安能盡得其實哉  
是以後續錄有五十卜以上云云之法且有以起為陳之法細  
考此法則事不無弊民不有利而國用每至虛竭守令曖昧獲  
罪者多大典之法六分災以上給災傷貧民果無五十卜之田  
一卜之田不得為災田夫不以為憫而進告也恐非守令之虐  
政也且平地陳田收稅懲戒惰農大典之法也故守令例以陳  
田收稅監司啓請然後免稅以陳為起治罪甚違於法治罪則  
守令未知從何法耶故庚戌年之議因該曹所啓詳考律文及  
大典之法明釋立法本意而非改定舊法也各道百姓之寃生  
於徭役之苦而非年分災傷之失也蓋一結之田雖下年率收  
五六石以五六石而納田稅四斗米比之於周之什一甚輕也  
民生豈至於寃苦流離乎庚戌之議與該曹詳議而啓非改定  
祖宗之法今不可改也左議政沈連源議前者臣等博求古制  
定為災傷之法固不可輕改然近年以來民生之困弊極矣寧  
為損上益下之道不可為損下益上之法姑從舊規以紓民生



何如右議政尚震議輕改舊章臣愚已知其不可但罷職所以懲戒而災傷見罷者已亦不知其罪人亦不以為罪送舊迎新徒貽吏民之害故參考律文以災為實者雖五十上不罷之此欲救一時之弊而有其議也然改舊章已為未安不須膠固宜依舊規傳曰頌相以為詳考大典立法本意明釋之耳非別有所更張也大抵近年以來拘於年凶不遣敬差官覆驗災傷而遣御史巡視御史星馳其所見豈能詳盡乎此所以民弊之益滋也且此法新立未久紛紛更改亦不為當依大臣前議勿改但詳驗災傷可也○日微暈

癸巳吏曹啓曰以三館文官兼差殘驛察訪事已捧傳旨矣以察訪兼三館則是以外官兼京職也似違於官制矣他道察訪以五六品差遣則以軍職兼之請依此例以西班軍職兼之而祿俸一依本館坐次因其陞品報兵曹似當緣係官制之事不敢擅便議于大臣何如傳曰可領議政李苞議以三館兼察訪前議已盡而臺諫為一時救弊之事更啓蒙允老臣雖有私知妄

見安敢累瀆乎然 祖宗官制昭載經國大典察訪則外方六  
品三館則京官察外以三館兼察訪資級不足未可以兼也况  
三館文官出身未久更事不多若非賢能出衆者則其能厭服  
人心事事得體而盡其職任乎臣恐徒廢 祖宗舊章而未即  
副臺諫之期望也左議政沈連源議以外官兼京職官制所無  
不可創立新例依銓曹所啓以軍職兼差察訪亦令不失本館  
坐次每陞品則移報兵曹隨品給祿似或無妨右議政尚震議  
外方殘驛特差文官為察訪 聖上視民如傷之盛意於此益  
可見但近來多變 祖宗官制是雖急於救民而其於遵守成  
憲固有所未安者年凶民困各驛之殘弊將有甚於今時則勢  
難以文官盡兼之然業已命下事難旋止姑依該曹所啓施行  
傳 大臣之議與銓曹所啓同依銓曹所啓可也○以尹春年  
為司憲府執義鄭宗榮李瑛為掌令李彥憬為持平李壽鐵為  
吏曹佐郎

乙未日微暈

丙申司諫院大司諫元繼儉等上疏陳五條曰辨邪正曰扶正道曰振士氣曰納諫諍曰清仕路答曰今觀疏辭其意當矣予雖不敏豈不省念乎時習之不美政事之闕失皆予否德之所致也豈不自責乎

丁酉憲府啓曰自古及今凡政事之間例有一是一非之議非有私情於其間實由於人之所見不同也所見既不同則利害由是而決焉是故人主之為政事也必執兩端而用其中而已未嘗以此之所見為是以彼之所見為非也此聖帝明王取人為善之道也况為人臣者豈可強執己見自以為是哉前日所啓災傷之事大臣以為注解舊法臣等以為遵行舊規大臣非有私情臣等亦非有私情皆由於所見之不同也然生民利害所關非輕不可不慎重之也請廣收廷議以定其法答曰災傷事大典之法行用已久固宜遵行而所見如此其廣議之○日  
微暈

戊戌

上召對于思政殿

始復正殿

○左議政沈連源等會于賓廳

傳曰經筵官所啓災傷事守令任意低昂若臨邛守令則拘於  
解由雖有失農之虞匿不以報以此民多受弊云欲防此弊將  
用何策乎且今各官守令侵漁貪汚有甚於前故邦本將蹙何  
以維持乎朝廷每憂此弊而未得善策部民告訴者罪之之法  
本非 祖宗成憲而 成廟朝因有啓者而立之矣今者衿川  
一人作罪闔境空虛雞犬亦不得寧正當農月民失其業 祖  
宗朝雖無此法而上下之分尚且嚴明欲限百姓蘇復不用此  
法於卿等意何如也吏曹判書尹漑左贊成申光漢右贊成金  
光準左叅贊任權工曹判書尹思翼知中樞府事鄭世虎金麟  
孫戶曹判書宋世珩議為國之道在於率由舊章未宜輕議  
往在己酉年因災實差錯守令罷遞甚衆官事虛踈弊及於民  
因一時救弊增損舊規之際臣等亦與其議比來歲荒民困甚  
於往時為官吏者慢法廢公亦甚於舊日况乎緩其法而欲以奉  
行豈可得乎守令下吏等專不致意於踏驗勢所必至民生困  
瘁亦由於茲臣等之意一依大典及辛巳年受教施行為當禮

曹判書鄭士龍知中樞府事尹元衡兵曹判書安珉刑曹判書  
李徽同知中樞府事申瑛柳辰全禮曹叅判沈通源吏曹叅判  
沈光彦漢城府右尹南宮淑議災傷踏驗時以實為災十負以  
上以災為實五十負以上守令罷職田夫委官書負勸農等抵  
罪自 祖宗朝行用已久其重稅入恤民生之意兼備而以五  
十負而比十負則已為輕歎矣今並與五十負罷職之法而廢  
之則非但偏於損下之道守令委官書負等利其法輕恣意上  
下病民之弊將不可救况以實為災十負以上者必犯一區然  
後治罪則御史敢差官雖遍歷一邑未易摘出且以實為災之  
田未滿十負而至於八九負者雖十百皆免罪則是豈立法本  
意乎自前合計者恐以是也起為陳以陳為起並依 祖宗  
舊規施行為便沈連源啓曰災傷之法還從舊規事曾已議啓  
今不敢更議往在己酉年以守令多罷慮迎送之弊議之如是  
但災傷審定之際從實磨勘於國於民無有損害此乃守令之  
職也而法令稍緩則人心易至懈弛為守令者委諸下吏不親

出入阡陌雖有不稔處亦予給災甚者至於一邑之內無一處  
給災傷雖豐穰之年豈無一處災傷乎此所以欲從舊規者也  
但徃史奔忙馳過安能一一從實審定乎譬然之頃受欺於妄  
冒者亦多臣之意宜遣敬差官從實踏驗勿使國稅至於虧損  
民生至於寬濶豈不兩便乎沈連源尹既申光漢任權沈光彥  
議部民告訴之法元大典則杖一百徒三年其後受教為全家  
徙邊人心薄惡漸起陵上之習故欲防此弊不得已為此也然  
非使民專不訴冤如自己冤濶之事則許其伸冤矣如守令不  
法之事非自己切迫之患而告訴搆罪百姓與守令有君民之  
分須相敬畏百姓畏守令守令畏監司監司敬朝廷然後等級  
分明國勢尊嚴矣守令有不法之事民雖不告既有監司又有  
公論自然治其罪何必待民之告訴然後治其罪哉尹思翼鄭  
士龍鄭世虎尹元衡安瑄李薇宋世珩金益壽李光軾姜顯申  
瑛柳辰全南宮淑議部民告訴之法大典則輕而後續錄受教  
則重其罪告訴之風至為非矣然全家之法似乎過重遵先王

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遵 祖宗大典之法為便答曰災傷事  
知道見領右相議後教落馬部民告訴事今守今等侵督百姓  
無所不至而或拘於是法不得解悶由是流亡相繼邦本日瘁  
安有如此慘惓之事乎受教之法特一時救弊之舉而反為後  
弊矣依大典法為之何如連源等回啓曰今民生艱苦之事果  
為多矣然救民之弊不可以此法救之也朝廷耳目雖不及於  
遠方然監司既任黜陟之責又有朝廷耳目之官不時御史之  
行守令之犯法侵漁者自有公論何待此法以救民冤乎一開  
其端則非徒訴已切迫之冤少有不愜之嫌紛紛告訴守令將  
不得措手足矣受教之法雖曰一時救弊之舉然非此則難以  
防弊故已錄於後續錄已為成憲臣等之意恐不可輕易開端  
也答曰知道

已亥傳曰今者民心雖甚頑暴而貪饕成風守令侵虐百姓者  
亦多故欲許部民告訴此法之立因訴推閱不無騷擾矣然立  
此法則守令庶或有畏戢矣將此意領右相處收議可也領議

政李芑議今之守令宰百里之地猶古之諸侯也天子諸侯方  
伯連帥雖大小不同有地而為之宰者其地之人皆稱君上下  
之分有截 祖宗朝大典之法非徒法也亦有見於此也使其  
部民告訴其邑宰是使臣子告其君父也春秋之義尤嚴於君  
臣之分而 大明律有干名犯義之條法之所以立所以禁非  
而入於禮也大典之法誠萬世不刊之典宜遵守勿改也今若  
為守宰之不法使部民告訴則是干名犯分而毀禮之甚者其  
於為國以禮何哉右議政尚震之議亦同 上從之○以金益  
壽為工曹叅判韓叫為同知敦寧府事李戡為弘文館校理

庚子 上召對

壬寅憲府啓曰儒生課試賞格之命降於初九日而承傳色崔  
漢亨寢廢不傳至於六七日之久其慢王命甚矣請先罷其職  
下禁府推鞫定罪答曰無情忘却勿罷只推

史臣曰刑餘腐賤之人只任掃除可也而恩寵濫施於宦寺  
貂蟬滿坐昵問外事或至干政以此北寺之驕縱未有甚於



此時漢亨之廢閣王命至於多日實基於平日慢君不敬之心也罪狀已著尚惜推治其恃寵驕恣之習何所懲哉其後諫官問批荅遲速於漢亨而漢亨遂生蔑傲之心輒訴於上以激天怒此由於有罪而不治也可勝嘆哉

癸卯政院啓曰兩宗判事僧普兩守真以謝恩肅拜來在闕門外異類之人肅拜於闕下觀瞻駭愕京時在外大小臣僚有息數則自其所至之處望闕謝恩禮也異教之人未在山林令依右禮自其空門望闕謝恩何如傳曰已到闕下依古例闕庭肅拜可也回落曰如不得已則闕門外肅拜為當傳曰自內傳聞古例而傳教耳闕庭肅拜可否問于禮官以啓○兵曹啓曰凶服之人不得入宮禁今者兩宗僧以緇巾緇服不宜令入闕門如不得已則肅拜於闕門外何如傳曰已令問于禮官矣禮曹判書鄭士龍等啓曰兩宗廢之已久文籍無據凡禮貌令宗門察定事有傳教故即以此意通諭于兩宗其文報曰老僧義祥以為前亦肅拜云此爵命之事雖不可不肅拜於闕門外肅拜

為便傳曰知道

史臣曰以普爾等援引老僧之言為證而啓之是果謂知禮者  
我知禮君子世罕其人而不知禮之中此尤甚焉大臣不言  
臺諫不論豈不寒心

判禪宗事普兩判教宗事守真肅拜于光化門外都人老少  
望集爭觀莫不驚恠

甲辰禮曹啓曰 奉先殿忌晨齋所用銀器令移給奉先寺今  
若移給則 奉先殿六名日大祭時無祭器故敢稟傳曰以銀  
器為寺物故命還給矣若是殿物豈可給於寺乎

乙巳舍人禹錫以三公意啓曰復立兩宗者非崇佛也緣雜僧  
衆多軍額虛踈故欲救一時之弊也但已為僧者命勿捧丁錢  
今年秋不得已為軍籍新舊之僧何能分別乎不捧丁錢則皆  
入空門軍額虛踈丁錢不可不捧答曰大典之法只為新僧捧  
丁錢矣今者欲矯僧徒混雜之弊故使誦佛經其不能者充定  
軍役矣乙丑之僧盡捧丁錢則必為羣盜其弊不貲決不可更

改也限來年六月試誦佛經若不能誦則雖已為僧皆可定軍  
自今使僧徒不得擅自削髮若有犯者并治師僧則豈敢縱意  
為僧乎○日微暈夜月微暈

丙午憲府啓曰度僧丁錢之法載在大典大臣之啓亦為切當  
而不許允俞臣等極為寒心若以捧丁錢為盜則講經充軍之  
後獨不為盜乎既不捧丁錢任其為僧反欲治師僧其結果能  
行乎新舊之僧在所難辨而軍籍之時盡逃為僧則將何以救  
之請快從荅曰不允累月論啓竟不允

丁未宣醞于政院出御題

詠十月篇律律  
綠槐聞興律詩

命承旨注書翰林製

進

戊申政院及藥房提調啓曰

中殿將有舉動醫方云產後百

日則諸證皆以產後治之擇日在百日之內敢啓荅曰產後日多  
出入無妨

史臣曰女子有行已遠父母匹婦尚然况母儀于一國禮嚴  
於上下豈可輕牽閭閻乎政院及提調無一辭及此徒區區

於醫方產後之事豈導上以正大之義也

辛亥庭試文臣居首者給加其餘賞賜有差

史臣曰時頻數庭試較藝爭技至於行幸之處必出御題使廷臣皆製科次施賞以此時俗好詠詩句習尚浮薄性理之學掃如也

壬子左贊成申光漢啓曰近來欲赴咸鏡道鄉試者皆求為其道叅奉訓導然後得免賓貢之禁臣之子業文而年過三十欲及臣未死之前得見成名不知非土著不得差之例請于監司為叅奉今者憲府以為監司欺罔君父罪宜在臣故待罪傳曰今者時習不淑而法不行矣其道監司非不知以土人為叅奉之法而毀法如此豈得無責乎卿則父子情切而為之勿待罪○以柳辰全為京畿觀察使金貴榮為司諫院正言

癸丑 上御朝講叅贊官趙士秀曰今者國儲虛竭以慶尚一道言之臣前以敬差官往見則列邑豐裕人物衆盛近為監司見之無一事如舊時星州實嶺南富邑舊儲二十三萬石而今

只有十六萬石此邑如此他邑可知今又有供佛飯僧之事則國何以支持乎以京中之事言之司贍寺之布前則二十餘萬同而今只有六萬餘同軍資監之穀舊有五十萬石今只有十萬餘石至為寒心古人有言國無六年之儲國非其國願勿以為尋常而留念焉○傳曰近來擊錚者頗多以李悅事見之憲府不能伸冤故如此矣

先是王果人李悅擊錚于神武門九人有冤則擊錚而訴之

○太司

憲權續等啓曰李悅呈狀于本府以其監司鄭彥慤為橫奪其奴婢至用刑訊歸咎之言無所不至臣等固當先拘狀者符受刑各人及許多事干人等一捉來推其虛實而行移本道欲待回荅而處之非不欲伸李悅之冤也今日傳教有曰憲府使不能伸冤故擊錚矣臣等措躬無地法官之伸冤抑乃其職也臣等俱以無狀待罪重地使民不能伸冤至於擊錚失職之甚無大於此請遶臣等之職答曰李悅事法司計其事體欲待監司回鞫然後處之傳教之意非以法司為不伸其冤也勿辭再辭不允仍傳曰監司之失令本道為公事則監司豈回報自己

之所失乎如此則民雖有冤必不得伸令監軍御史詳問以啓  
甲寅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諫院啓曰  
李悅訴告之事以其干涉於觀察使鄭彥慤故令監軍御史分  
辨馳啓事下教但其訴狀之事實與不實未可遙度若使御史  
覈實則往復之際事必遲緩幸有遺漏未盡之事則更覈移文  
之際監司勢不得行公况以一道之主與道民訟其曲直必傷  
於事體事干等往來之弊不足計也請令禁府推閱李悅亦令  
先囚使無逃避之弊答曰如啓○傳曰茂山君夫人以長子無  
後身死願以次子承襲在 先朝上言而該曹回啓議定之事  
也臺諫以為毀冢婦之法未便累月論執故冢婦之法則勢不  
得已勉從之矣然永川君亦王子之親子襲爵而在宰相之列  
將至十年追改未便何以則可乎遣史官問于大臣  
乙卯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亥辛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二

八月丙辰朔 上親傳釋奠祭香祝○領議政李苞議長子無後身死則次子承襲主祀考諸禮文則甚合在 先朝該曹據茂山君夫人上言回啓議定是乃據古人常行之禮非別有新意也但本國習俗溺於冢婦主祭之說自 先朝議論不一未有定議然大典奉祀條嫡長子無後則衆子衆子無後則妻子奉祀嫡長子只有妻子願以弟之子為後者聽 大明律立嫡子違法條云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長子云則况長子身死者乎大典之法據律文以定宜遵守勿失也今茂山君長子身死時以弟之子為後則是有子可以承襲也茂山君夫人雖以母上言禮不可以承襲也 先朝雖令承襲不可從也長子身死時無弟子可以繼後者則安可待弟之未生子而以曠其承襲乎此茂山夫人所以上言而該司所以議定回啓也該司既已議定回啓則承襲之人已為奉祀矣承襲奉祀之後立後之人則當依大典立後條之法也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議

大槩相同傳曰以此議見之則奪其主祀並為未便然我國以  
冢婦之法為重故臺諫堅執如彼今是非相反令朝廷廣議  
處之

丁巳 上親傳社稷祭香祝○憲府啓曰全羅道監司鄭彥慤  
以一道之主不可與其道之人相訟奴婢况挾私怨而發怒於  
李悅非徒嚴刑以制之至於一族皆定官役已出於禁府之推  
案不可一日在職請先罷後推答曰如啓

史臣曰彥慤亦毒人也常懷害物之心至於父子之間多有傷  
恩悖戾之事阿附李芑希望參功割取驛壁無名之書至於  
啓達使士林陷於一網其禍滔天人視之不啻老豺虎毒藥  
未久落馬於冰上仍殞命不可謂天道無知只恨不得明正其  
罪於未死之前也

○日暈色內黃外白

戊午 上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諫院啓曰科場挾書之禁  
載在大典 祖宗朝用法甚嚴不得私挾故士勤讀書文章繼